

Grâce Poizat-Xie

谢红华

BA6 文学阅读课程 范文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Textes de lecture BA6

grace.poizat@unige.ch

Unité des études chinoises
Département d'ESTAS
Université de Genève
2025-2026

目录

开场白：你们的汉语水平怎么样？（“意思”的意思）	3
--------------------------------	---

第一部分 散文

○ 朱自清（1898 - 1948）《匆匆》《冬天》	5, 7
○ 史铁生（1951 - 2010）《合欢树》《我与地坛》（一、三）	10, 14
○ 周国平（1945 - ）《孤独的无奈与美丽》	20
○ 王小妮（1955 - ）《我们的存在感》	23
○ 龙应台（1952 - ）《盛满“中国中国中国”的瓶子》	33

第二部分 诗歌

○ 余光中（1928 - ）《乡愁》	39
○ 北岛（1948 - ）《一切》《回答》	42, 43
○ 舒婷（1952 - ）《这也是一切》	46
○ 海子（1964 - 1989）《黑夜的献诗》	49
○ 汪国真（1956-2015）《感谢》，《山高路远》	52, 53

第三部分 小小说 / 微型小说

○ 莫言（1955 - ）《奇遇》	55
○ 郁青（1929 - ）《人证》	60
○ 史铁生（1951 - 2010）《恋人》	64
○ 毕淑敏（1952 - ）《走过来》	68
○ 滕刚（1962 - ）《预感》	71
○ 凌鼎年（1951 - ）《狼来了》	75
○ 秦德龙（1955 - ）《爬梯子》	80
○ 谢志强（1954 - ）《半只蜡烛》	84
○ 包旭初（1941 - ）《农民父亲》	87

第四部分 短篇小说

○ 余华（1960 - ）《两个人的历史》	91
○ 王安忆（1954 - ）《雨，沙沙沙》	99

开场白

你们的汉语水平怎么样？

老外苦学汉语十年，到中国参加汉语水平等级考试，试题如下：

请解释下文中每个“意思”的意思。

阿呆给领导送红包时，两人的对话颇有意思¹。

领导：“你这是什么意思²？”

阿呆：“没什么意思³，意思意思⁴。”

领导：“你这就不够意思⁵了。”

阿呆：“小意思⁶，小意思。”

领导：“你这人真有意思⁷。”

阿呆：“其实也没别的意思⁸。”

领导：“那我就不好意思⁹了。”

阿呆：“是我不好意思¹⁰。”

老外泪流满面，交白卷回国了。

意思¹:

意思²:

意思³:

意思⁴:

意思⁵:

意思⁶:

意思⁷:

意思⁸:

意思⁹:

意思¹⁰:

开学了，没有其他意思，说这个笑话与你们意思意思。同学们新学年好！

第一部分 散文

朱自清（1898-1948）

江苏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杰出的散文家、学者。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和西南联大教授等职。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旅杂记》等。散文名篇有《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背影》、《春》等。



匆匆 (1922)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如今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生词

枯 kū	干
涔涔 céncén	形容汗、泪等不断往下流的样子。
潸潸 shānshān	形容流泪不止的样子。
匆匆 cōng	匆忙，很快。
伶俐 línglì	聪明灵活。指十分聪明。
徘徊 páihuái	在一个地方来回走动。
游丝	蜘蛛所吐的丝，飘荡于空中，故称游丝。
赤裸裸 chīluǒluǒ	裸身，光着身子，不穿衣服。

思考题

1. 解题。“匆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用“匆匆”做题目？
2. 散文中有哪些时间的象征？
3. 叠词（重复使用一个词或词素）是朱自清非常喜爱的艺术手法。分析文中的叠词。

渐渐	默默	头涔涔	泪潸潸
匆匆	斜斜	轻轻悄悄	茫茫然
伶伶俐俐	赤裸裸	白白	

4. 通过“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作者在感叹什么？

冬天 (1927)

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一“小洋锅”（铝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锅在“洋炉子”（煤油不打气炉）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这是晚上，屋子老了，虽点着“洋灯”，也还是阴暗。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儿三个。“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这并不是吃饭，只是玩儿。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

又是冬天，记得是阴历十一月十六晚上。跟S君P君在西湖里坐小划子，S君刚到杭州教书，事先来信说：“我们要游西湖，不管它是冬天。”那晚月色真好；现在想起来还像照在身上。本来前一晚是“月当头”；也许十一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罢。那时九点多了，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有点风，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当间那一溜儿反光，像新研的银子。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S君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认渔村，淡墨轻描远黛痕。”我们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桨声。我渐渐地快睡着了。P君“喂”了一下，才抬起眼皮，看见他在微笑。船夫问要不要上净寺去；是阿弥陀佛生日，那边蛮热闹的。到了寺里，殿上灯烛辉煌，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好像醒了一场梦。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S君还常常通着信，P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前年是在一个特税局里收特税了，以后便没有消息。

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一家四口子。台州是个山城，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只有一条二里长的大街。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人，晚上一片漆黑。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还有走路的拿着的火把，但那是少极了。我们住在山脚下。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夏末到那里，春初便走，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可是即便真冬天也并不冷。我们住在楼上，书房临着大路，路上有人说话，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但因为走路的人太少了，间或有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想不到就在窗外。我们是外路人，除上学校去之外，常只在家里坐着。妻也惯了那寂寞，只和我们爷儿们守着。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

排地挨着她们母子三人，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的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那时是民国十年，妻刚从家里出来，满自在。现在她死了快四年了，我却还老记着她那微笑的影子。

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

生词

热腾腾 téng	很热，冒着蒸气。
滚 gǔn	水开着。
嫩 nèn	tendre
熏 xūn	用烟来烧东西。
仰 yǎng	把头抬起来。
觑 qù	斜着眼睛看。面面相觑。
氤氲 yīnyūn	蒸气。
坐享其成 xiǎng	不工作而得到收获。
眼巴巴	巴不得，很希望。
剩 shèng	rester
偶尔 ǒuěr	有时候。
占 zhān	improviser (poème)
均匀 jūnyún	差不多一样。
浆 jiāng	rame
蛮 mán	很，挺
阿弥陀佛 Ēmítuófó	Amida ; le bouddha Amitâbha
临 lín	靠近。
寂寞 jìmò	孤独，一个人。
守 shǒu	garder
挨 āi	靠着

思考题

1. 分析散文的结构。
2. 第一段中有几个“洋”字，第二段中有几个字母，这说明什么？
3. 分析第一段中的动词与比喻。
4. 为什么最后作者说“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
5. 散文以“冬天”命名，可全篇从头到尾散发的是股股热气与阵阵温暖。作者如何达到这个目的？

史铁生（1951 – 2010）

北京人。二十一岁双腿瘫痪，后来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靠着每周 3 次透析维持生命。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散文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短篇小说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等，散文有《合欢树》、《我与地坛》、《我二十一岁那年》、《病隙碎笔》等。



合欢树

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但丁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了。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

的，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去。小院儿在一个大院儿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儿，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儿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儿里只有那棵树。

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悲伤也成享受。

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到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生词

呼唤 hūhuàn	叫，喊
扫兴 sǎoxìng	不高兴。
够呛 gòuqiàng	不能忍受，厉害。
承认 chéng	接受某种观点。
残废 cánfèi	身体有缺陷，行动不方便。
偏方 piān	民间的处方。remède populaire
稀奇古怪 xī	非常奇怪。
敷 fū	appliquer sur. 敷药；外敷 pour l'usage externe
熏 xūn	用烟来烧。熏鱼，熏肉。
灸 jiǔ	用针扎。针灸
虔诚 qiánchéng	没有任何怀疑。
胯 kuà	hanche
悬 xuán	挂，吊
瘫痪 tānhuàn	paralysé, paralysie
惊惶 jīnghuáng	惊慌，害怕。
昼 zhòu	白天。
烫 tàng	很热；烫衣服；烫头发。
留神 liúshén	注意，小心。
侥幸 yáoxìng	运气很好，有运气。
采访 cǎifǎng	interviewer qqn
瞎逛 xiāguàng	没有目的地走动，随便走走。
尤其 yóuqí	特别
扯 chě	拉扯，撕扯。
抖 dǒu	trembler, 发抖
瞪（眼）dèng	écarquiller
发芽 yá	植物刚长出土。
兆头 zhàotou	signe
侍弄 shìnòng	s'occuper soigneusement de
栽 zāi	种，种植
念叨 niàndao	不停地说
悲痛 bēitòng	affligé
与其……不如……	au lieu de, il vaut mieux que
窄 zhǎi	étroit
侧 cè	côté

思考题

1. 作者为什么用“合欢树”为题？“合欢树”象征什么？
2. 分析“母亲”的形象。
3. 文中三次提到一个婴儿。作用何在？
4. 文章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有什么不同？

我与地坛

一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座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一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恒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攥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

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旦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三

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如果以乐器来对应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

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扬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坐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绿锈，文字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以心绪对应四季呢？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一棵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还可以用艺术形式对应四季，这样春天就是一幅画，夏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诗，冬天是一群雕塑。以梦呢？以梦对应四季呢？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的烟斗。

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

我甚至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

生词

(一)

废弃 fèiqì	abandonner, 放弃
荒芜 huāngwú	sauvage, rester en friche
缘分 yuán	destin, sort
宿命 sùmìng	prédestination, fatalité
历尽沧桑 cāngsāng	éprouver (subir) les vicissitudes de la fortune
狂妄 kuángwàng	arrogant, extravagant
殿 diàn	大厅; 宫殿
檐头 yán	avant-toit
琉璃 liúlí	verre, vernissé (de couleur) ; 玻璃
褪 tuì	失去了颜色
炫耀 xuànyào	frimer, se vanter
坍塌 tānpǐ	effondrer, effondrement
玉砌 yùqì	marches en marbre
雕栏 diāolán	balustrades sculptées
祭坛 jìtán	autel
愈 yù	越
藤 téng	vigne, rotin
坦荡 tǎndàng	宽大, 宽广 généreux, épanoui
失魂落魄 shīhúnlùpò	perdue l'âme, pris de panique
恒古不变 héng	永远不变
弥漫 mímán	se répandre
密集 mìjí	concentré, serré
逃避 táobì	s'échapper
耗 hào	consommer
活跃 huóyuè	actif, dynamique, animé
沉寂 chénjì	安静
荫凉 yīnliáng	ombreux et frais
撅 juē	relever
驱赶 qūgǎn	chasser, 赶走
昆虫 kūnchóng	insecte
摇头晃脑 yáotóuhuàngǎo	secouer la tête
捋 lǚ, luō	frotter, lisser, enrouler (une manche)
触须 chùxū	barde, antenne
不耐烦 nàifán	没有耐心
祈祷 qídǎo	prier
轰然 hōng	很大声地
坠 zhuì	掉下来, 吊着。
竞相 jìngxiāng	à qui mieux mieux
窸窣窸窣 xīxīsūsū	bruissement
片刻不息 piànkèbùxī	永远不停
衰败 shuāibài	décliner, tomber en décadence

专心致志 zhuānxīnzhìzhì	se consacrer tout entier à, se concentrer complètement
急于求成 Jíyúqiúchéng	希望很快成功。
庆幸 qìngxìng	(se) réjouir
魔鬼 móguǐ	diable
肆意 sìyì	capricieusement, arbitrairement
雕琢 diāozhuó	sculpter/tailler consciencieusement
坎坷 kǎnkě	(route) accidentée, 不平; (vie) mouvementée
忧郁 yōuyù	mélancolique, triste, abattu
灼烈 zhuóliè	非常热
烫帖 tàngtiē	(mot) juste ; calme ; confortable
身临其境 shēnlínqíjìng	就像你在那里, 亲身经历。
意蕴 yìyùn	意义

(三)

小号	trompette
定音鼓 gǔ	timbale
大提琴 tíqín	violoncelle
圆号	cor français
长笛 dí	flûte
(其他乐器的名称)	
鸽子 gē	pigeon
蝉 chán	cigale
啄木鸟 zhuómùniǎo	pic, pivert
青苔 qīngtái	mousse
皱 zhòu	ride ; foncer les sourcils
麻雀 máquè	moineau
残忍 cánrěn	cruel, inhumain
失恋 shīliàn	être malheureux en amour, être délaissé/plaqué
发霉 fāméi	moisir
烟斗 yāndǒu	pipe
感恩 gǎn'ēn	être reconnaissant

思考题

1. 分析《我与地坛》中对命运的思考。
2. 分析“地坛”的象征意义。
3. 阅读《我与地坛》的其他部分。

周国平（1945 - ）

上海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研究尼采的中国著名学者、作家。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散文集《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善良·丰富·高贵》，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偶尔远行》、《宝贝，宝贝》，随感集《人与永恒》、《风中的纸屑》、《碎句与短章》，诗集《忧伤的情欲》，以及《人生哲思录》、《周国平人文讲演录》等，译有《尼采美学文选》、《尼采诗集》、《偶像的黄昏》等。



孤独的无奈与美丽

活在世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完全孤独。天才的孤独是指他的思想不被人理解，在实际生活中，他却也是愿意有个好伴侣的，如果没有，那是运气不好，并非他的主动选择。人不论伟大平凡，真实的幸福都是很平凡很实在的。才赋和事业只能决定一个人是否优秀，不能决定他是否幸福。我们说贝多芬是一个不幸的天才，泰戈尔是一个幸福的天才，其根据就是他们在婚爱和家庭问题上的不同遭遇。

人在世上是需要有一个伴的。有人在生活上疼你，终归比没有好。至于精神上的幸福，这只能靠你自己——永远如此。只要你心中的那个天地完好无损，那块新大陆常新，就没有人能夺走你的幸福。

独身的最大弊病是孤独，乃至在孤独中死去。可是，孤独既是一种痛苦，也是一种享受，而再好的婚姻也不能完全免除孤独的痛苦，却多少会损害孤独享受。至于死，任何亲人的在场都不能阻挡它的必然到来，而且死在本质上总是孤独的。

你与你的亲人、友人、熟人、同时代人一起穿过岁月，你看见他们在你的周围成长和衰老。可是，你自己依然是在孤独中成长和衰老的，你的每一个生命年代仅仅属于你，你必须独自承担岁月在你的心灵上和身体上的刻痕。

越是丰盈的灵魂，往往越能敏锐地意识到残缺，越有强烈的孤独感。在内在丰盈的衬照下，方见出人生的缺憾。反之，不谙孤独也许正意味着内在的贫乏。

外倾性格的人容易得到很多朋友，但真朋友总是很少的。内倾者孤独，一旦获得朋友，往往是真的。

被人理解是幸运的，但不被理解未必就是不幸。一个把自己的价值完全寄托于他人的理解上面的人往往并无价值。

和别人混在一起时，我向往孤独。孤独时，我又向往看到我的同类。但解除孤独毕竟只能靠相爱相知的人，其余的人扰乱了孤独，反而使人更感孤独，犹如一种官能，因为受到刺激而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有人独依晚妆楼”——何等有力的引诱！她以醒目的方式提醒了爱的缺席。女人一孤独，就招人怜爱了。

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孤独是男人的本分。

生词

无奈 nài	没有办法。
伴侣 bànlǚ	compagnon, partenaire, époux/épouse
平凡 fán	一般，跟大家一样。
才赋 fù	才能，天才
遭遇 zāoyù	不好的经历。
终归 zhōngguī	最后
弊病 bì	病
乃至 nǎizhì	甚至
阻挡 zǔdǎng	faire obstacle à
衰老 shuāi	变老
刻痕 kèhén	痕迹 trace
丰盈 fēngyíng	丰满
敏锐 mǐnrùi	灵敏，敏感。
谙 ān	非常了解
何等	多么
引诱 yǐnyòu	吸引
缺席 quēxí	不在

思考题

1. 为什么说孤独既是美丽的，又是无奈的？
2. “孤独是男人的本分”，你同意作者的观点吗？
3. 你怎么看待孤独？

秋思

周德清（1277-1365）

千山落叶岩岩瘦，百结柔肠寸寸愁。
有人独倚晚妆楼，楼外柳，眉叶不禁秋。

王小妮（1955 - ）

吉林人，满族。诗人，也创作了不少小说、散文、随笔。多次获诗歌奖，1999 年曾获美国安高诗歌奖。代表作有《我的诗选》等。



2013 年华文最佳散文奖

我们的存在感

(2012)

钉在课本上的图钉

一个女生捧着脸坐在我对面，她说：老师，我 20 岁了，哎……

另一学生讲她刚进大学的时候的事，开头第一句总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问：干吗这么说，好像这就老了。

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很老了。

2012 年，这海岛上空继续跑着好看的多变的云彩，偶尔有散碎的星没气力地闪几下，迎面涌来穿拖鞋喝奶茶说笑的学生们。扩招和并校，学生更多了，路上经常车碰车人挤人。看起来 2012 年他们都还挺不错，一大早跑图书馆占座，黄昏里围着遍地污水的小食摊举着麻辣烫，考试前在蚂蚁洞遍布的草地上呼号背书，但是多问他们几句，常会得到两种答复，低年级的说：人都飘起来了，不知道自己每天该干什么。临近毕业的说：想想未来，好无力。

在有清晰的记忆以后，他们就被不可违抗的突击集训的强势教育给笼罩了整整 12 年，他这个生命个体的经历中，最真切的存在就是在背书考试和排名次。我看到过这样一条微博：

@关公文化博览会：一天到晚写作业。举头望明月，低头写作业。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作业。少壮不努力，老大写作业。垂死病中惊坐起，今天还没写作业。生当作人杰，死亦写作业。人生自古谁无死，来生继续写作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写作业。

有学生告诉我说：上大学前，我最快乐的事就是考试发挥好了，最快乐的事就是考试没发挥好，就是这么傻的过来了。

当这段“考试人生”结束，人已经 18 岁。刚进大学的人，多会惯性地沿袭自己的前 12 年，努力学习，保持好成绩。会有人醒悟，这不是他要的人生，像后面会写到的妍和彩霞。但是更多的学生始终迷茫着。

哪个年轻的生命都想主动地掌控自己，恣意自由，越这样想就越慌张着急，越使不上力气，越觉得茫然无力。

他们是存在的吗？看来是，每个都活灵灵的。但他们的心一点不踏实，踩不到地面的漂浮感，前12年是一颗钉在课本上的图钉，现在成了扑不得的肥皂泡，这种人生转换太快太突然，等意识到已经快大四毕业了。

傍晚在路边碰到一个2009级的同学，她说想有空来找我聊天，没几天她来做客说：大一时候想过跟你说话，但是走过讲台心里就一片空白，不知道能说什么，就这样到大四了，要不是那天碰见，怕再没说话的机会了。下学期，大四学生在校的主要任务是论文答辩，前几天和论文辅导老师讨论论文题目，每次打电话前她都要纠结半天，不知道怎么开口，组织（话语）大半天才能鼓起勇气拨通电话。

很难确认和把握自己的时候，怎样用力向前都可能是扑空，这只能迫使他们赶紧找点什么可以耗去青春活力的。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一播出，好多学生给我推荐，催我一定要看，有的短信会加上这样的结尾：好想吃啊，好想家啊。

对众多“吃货”的理解总是不够，也许吃是唯一能最快最直接带给他们存在感的方式。“吃货”及时地帮助他们补上“存在”这个空缺，也得以超越感官本能，上升到了某种精神寄托的层面。快快乐乐自得其乐的吃货们，以物质替代精神了。

除了吃货，这两年还总说传输“正能量”，不知道这个新造词汇的准确定义是什么，但它常被年轻人挂在嘴上。

如果正能量就是单方面地强调着正面的、向上的、积极的，而排斥掉相反的，它怕就带了可疑和伪善，虚拟幻象和自欺欺人。谁都知道，生活从来不是单向度。你不想知道，不等于它不存在。有学生看到新浪微博上“作业本”的一条微博后告诉我，他很不喜欢这么说话，不能传达正能量，微博是这样的：

你要去习惯这种毫无希望的生活，并允许自己碌碌无为。不必有什么崇高理想，也不必去改变什么世界，轻轻松松度过这一生，命运这东西你不用懂。这日子过一天便少一天，你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不必追求什么意义，那些格调和品位，最无所谓。

一个人全身都是正能量就抵御得了外界的侵扰吗？显然不能，显然，我们身上已经埋伏了太多的负能量。只喊“正面的”却无视“负面的”显然不真实。

连个年代标记都没有

2012 年，我被问到频率最高的问题是该怎么读大学，除了每天按课表奔走在各教学楼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吗？每天这样顶着大太阳，趟着雨水，花着家长汇过来的不低的学费。

学生问：在我们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说：下乡插队了。

学生问：像大学生村官？

我说：不是，就是干农活，和农民一起干活。现在你们总说看不到未来，那时候很少有人想什么未来，过一天算一天。

学生疑惑：哦？城市和农村相差那么远吗？

我说：那时候农民永远是农民，城市乡村间不能自由流动。

学生更疑惑：哦？不是很理解……

还有下面这样的问题：

学生问：老师要出新书了吗？什么故事？

我说：知青。

学生说：好羡慕那个年代啊。

我问：为什么？

学生说：过去有很多的年代，“文革”年代，知青年代，改革开放年代，不像现在什么年代也不是。我们这些人不属于历史，也不属于未来，连个年代都没有。

坐在课上心是散的，回到宿舍也是懈怠，很多上进青年实在找不到可以用力的地方，凡考得上大学的能不是上进青年吗，何况不过几年，这个海岛学校都 211了。上进青年只好报名参加各种考试，变相地延长过去

12 年的紧张“充实”，考各种证，从考公务员到考驾照。有个晚上，有学生发短信来说她第二天要去“说课”。开始我没弄明白，原来这是考教师证的一部分。我随口嘱咐她不要紧张，面对小孩子要放松亲善。她说没什么小孩子，听说是三个评委老师在下面，每个参加面试的有五分钟“说课”和五分钟答辩，没有黑板，是在宾馆里。随后，她告诉我：绝大部分的同学都是为了考证而考证的，其实很多人对职业都是观望的态度，会看哪个条件好收入高又稳定然后再做选择。她说这话是针对我关于待小孩子要如何如何的废话，我想她说得对，很现实。

暑假，有机会和在吉林大学读研的 2006 级学生卫然聊天，在露天的玻璃钢椅子上吹着风，我们说了大概五个小时。不知这么说到了微博。我问卫然：微博上那么多人喜欢展示微博勋章，不理解，满满地挂成一片有什么意思呢。卫然说：也许那就是对他个人的一个肯定，他们一生都没有收到过任何的承认或者表彰，他很需要这个，却从来没人给过他，好像小时候想得奖状，都要挂在墙上，现在有个这个章，不用费劲就能得到，就想排列出来，满足一下自己。

卫然的解释真好。经常是他们告诉我很多。

有些学生自寻快乐，几个女生买了鱼竿准备在校园的湖边钓鱼。

有人逃课，溜去北京玩了一星期。

更多的家境不够富裕的学生，找各种兼职、家教、餐饮服务、发小广告、推销物品，把时间填充得满满的。能找到一份家教工作是很不错了，其他的都和没技术的农民工没太大区别。赚钱啊赚钱，起码帮帮家长，填补自己，不再有空闲去体会心里的空空荡荡。

一个并没署名的来信里说：

在忙碌的社会中，整天应对着忙不完的工作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我本想单纯地活着，然而只能沉默，一直到现在这样没有感觉地活着，像是在应对生命，像是生命与我无关，感觉不到自己活着应有的激情，也许我就是那个在沉默中灭亡的人。看老师的文章有种平实的感动，触动人的灵魂，感觉自己好像还真正地活着，很久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反正我们都不掌握答案

卜是安徽人。他自己说刚进大学时候算是个愤青，非黑即白截然分明的那种，现在大三了，他认为自己已经变得能包容别人，学会宽容了。他正跃跃欲试，争取在校内正举办系列讲座后期得到登台演讲的机会。据

说主办方请学生们准备感想，写得好的可能有五分钟的演讲。卜已经在准备讲稿，夜深了他要离开宿舍，找间无人的安静教室去写草稿，虽然作为网络写手的他平时用电脑写作，但是，我专门问了他，演讲稿是手写的。同我说这话的时候稿子还在改写中，而他已经在筹划上台演讲那天，该请他的哪些朋友们到场：

“我这么大了，从来没有上台对那么多人说过话，太需要这个机会了。”

我问：台下多少人？

他很认真地想一下：大概 200 人。

过了几天是周末，收到他的短信，当晚他如愿上台给一个演讲老师献了花，他认为这会离上台自由演讲五分钟的愿望更近了。已经过了 20 岁的成年人只为登台五分钟说话，要这样争取和惴惴不安，如果从五岁起就常有类似机会，我们的年轻人不会在快大学毕业时，到台前来对自己的同学说句话，还要带着发言稿，还要双手和稿纸一起抖个不停。

卜给我分析了网络写手鬼吹灯和南派三叔的不同，他向往有一天也会有读者能每天跟踪他的故事，在他后面也有催促等待新故事的一群忠实的粉丝：“你写了，会有人等着看，那感觉真好！”

很多学生都像卜，很需要切实地做点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自己这个小生命的真切的存在。

时隔半年，在 2011 上课记“托付”一节第一段“厚重的本子”中写到的学生对我说，一年前，当她在教室里跟我说她的作业还没完成的时候，在我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怀疑，意思是知道你想偷懒，这反而刺激她一定把这次本来无关紧要的作业写得更认真，反而更不急于把它交上来。很显然，把自己 20 年间的故事交给一个成年人，不确保安全，但她暗暗决定“赌一次”。把作业交给我的早晨，她是一直瞄着我，据她说我放本子装进书包的那一刻非常随意……直到当天收到我的邮件，她才在心里说“赌对了”。

我没马上理解：你想赌什么？

她说：赌这个老师，如果赌对了，在我心里你就不是老师，是个长辈。

隔了一会，我们都没说话。又空了一会，她说：那本子烧了，你放心。除了你谁也没看过，包括父母。

她说得平淡，我心里很吃惊，应该有2万到3万字吧，一颗颗黑色的小字，多不容易写下来的，被她销毁了。后来我慢慢想，也许她只是一个郑重地书写的方式，对纸张去倾诉，我只是临时做了一下她艰难成长的相对安全的见证者，她曾经茫然困惑无助的存在，通过写和被一个人读到已经完成了全过程，纸上的文字不重要了。

暑假前，在广州听一个人讲起一段旧事：“文革”期间，他还是刚刚懂一点事的小孩，他躲在家里不断地在纸上写“反标”，写那几个最可怕的字，写了马上撕掉，撕了再写再撕，当时他全身都在发抖，脚下碎碎的一地纸屑，他很害怕，又莫名地渴望这种刺激。他是靠这种不可估量的风险来寻求自己的存在感吧，发抖的存在，惊恐的存在。这是对未知的存在的急切渴求？心理学家也许能解释吧。

任何一个时代都该急切地需求它的年轻一代在场，也有责任使这些最该有炙热之心的人群在自信自由的存在里，帮他们获得力量和参与感。而一个大学生想在自己就读的学校里得到当众讲话的机会，应该等同于一个20岁的年轻人本该得到爱别人和被爱的机会，如果连这些都难得到，责怪他们脑残的，才更是脑残。在有一条知饿知冷的躯体外，一个人觉得他的存在和不存在没区别，没有比这个更不正常的了。

无力又无奈，还不只是熬出这四年就会“苦变甜”，未来不知道在哪。正该是跃跃欲试进入社会的前夕，虽然学校有高楼有讲堂有图书馆，他们的心却是边缘的自我疑惑甚至自我枯萎着的，他们被边缘化了，那些在大学四年里做“网络隐士”的，守着电脑厮杀，死掉一条生命，瞬间又能闪跳出另一条新生命。有人谴责学生“玩物丧志”，他们没机会获得“志”，脑残也是被脑残，吃货也是被吃货。有时会想到北方有一种虫，土话叫“潮湿虫”，专在阴湿狭闭的覆盖物下面生存，一旦覆盖物被翻动，它们被暴露，必定慌乱躲避钻，寻找哪怕很临时的无光的缝隙去安身。

别怪他们整天说迷茫，能意识到迷茫无着的，已经是主动的和自我挣扎的，是不屈从的。你不给他见到光，让他说明亮，不给他力量，让他在必要的时候挺身担当。他没有试过堂堂正正，生命多是在似有似无孱弱无力中浮荡。

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状态，深深地在这里，而找不到存在感。有个同学和我谈论过，她是回族。我们说到痛苦，她问我的痛苦是什么，我说了。然后她也说了。然后我们共同认为，无论什么时代，人都各有快乐和痛苦，换算成一个绝对值，是没本质区别的，只是细节有区别而已。

我看着他们，也审视自己，靠吃东西，靠考证，靠游戏，靠赚钱，靠写字，都是从那短促的瞬间里得到一点快乐，以填补更多的空荡荡，以此反证自己还存在着，是有知觉的，有努力的，有追求的，带了点什么正能量的。不过如此吧，反正我们都不掌握答案。

生词

《钉在课本上的图钉》

捧 pěng	prendre qqch dans les deux mains
涌 yǒng	jaillir, surgir
扩招 kuòzhāo	扩大招生
并校	合并学校
清晰 xī	清楚
违抗 wéikàng	不服从, désobéir
突击 tūjī	concentrer ses efforts pour achever qqch
集训 jíxùn	集体训练
强势 qiángshì	强度很大地
笼罩 lóngzhào	envelopper, voiler, couvrir
沿袭 yánxí	照过去的做法继续
醒悟 xǐngwù	醒过来, 觉醒
迷茫 mí máng	confus, perplexe
掌控 zhǎngkòng	掌握控制
恣意 zìyì	自由自在
肥皂 féizào	savon
答辩 biàn	soutenance
纠结 jiūjié	考虑很长时间
超越 chāoyuè	超过, 越过
寄托 tuō	confier ; lieu (de l'espoir etc.)
物质 wùzhì	“精神”的反义词
排斥 chì	repousser, rejeter
伪 wěi	假的
虚拟 xūnǐ	fictif
幻象 huàn	vision, fantamse, illusion optique
自欺欺人	骗自己骗别人
抵御 dǐyù	résister à, lutter contre
侵扰 qīnrǎo	envahir

《连个年代标记都没有》

频率 pínlǜ	fréquence
汇 huì	寄
疑惑 yíhuò	有疑问, 有问题
羡慕 xiànmù	envier
懈怠 xièdài	懒惰, 不积极, 不努力
211 工程	21 世纪建立 100 所世界一流大学。
嘱咐 zhǔfù	重复地说
针对	concerner
勋章 xūnzhāng	décoration
表彰 biǎozhāng	表扬

奖状 jiǎngzhuàng	diplôme d'honneur
兼职 jiānzhi	同时做两个工作
推销 tuīxiāo	activer la vente de
起码	至少
署名 shù	写上名字

《反正我们都不掌握答案》

截然 jié	完全，彻底
包容	tolérer
宽容 kuānróng	包容
跃跃欲试 yuèyuè yùshì	很想试试
筹划 chóuhuá	计划，准备
惴惴不安 zhuì	很不安
催促 cuīcù	劝别人快点
切实	实在
赌 dǔ	parier ; jouer de l'argent
隔 gé	séparer
销毁 xiāohuǐ	détruire, brûler
郑重 zhèng	非常认真
倾诉 qīng	说内心话
临时	一时，一段时间内
困惑 huò	不肯定，怀疑
纸屑 xiè	很小的纸片
炎热 yán	非常热
躯体 qū	身体
熬 áo	mijoter ; endurer
边缘 yuán	边
枯萎 kūwěi	花干了
隐士 yǐnshì	ermite
谴责 qiǎnzé	condamner, blâmer
覆盖 fùgài	盖
暴露 bàolù	révéler
钻穿 zuāncuàn	percer, forer
缝隙 fèngxì	fissure, creux
屈从 qū	服从
孱弱 chán ruò	弱
瞬间 shùn	很短的时间

龙应台（1952 - ）

台湾人。美国博士毕业，曾旅居德国，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等。曾任台湾文化部长。被誉为“华人最有力的一支笔”与“一名真正的文化批评家和优秀的文化建设者”。代表作有《野火集》、《亲爱的安德烈》、《百年思索》、《大江大海 1949》等。



盛满“中国中国中国”的瓶子 (2015)

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专注可以狂热到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除了中国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地步。说得刻薄一点，这是一种对自己肚脐眼的狂热和专心。

带一个北京人走走吧！我们站在歌德出生和成长的老房子台阶，北京人谈的是“极左强硬派的……”。走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加冕的教堂前，北京人正探讨着“和平演变、一国两制”的可能。当我指着一栋建筑说，“一八四八年第一个德国议会在这里诞生，是德国民主政治的起点”，北京人正预测朱熔基的政治行情和李先念死后的政坛变动。到了布拉格，行过卡夫卡写《蜕变》的老家和他当年踽踽独行的老街，北京人淡淡地扫视一番，继续他刚才的话题：“何东昌下台的消息你听说了吗？”

好象在带一个两眼迷离梦游中的人走过大白天的世界，我只好沮丧地住嘴。他是第一次来到欧洲，也很可能从此不会再来，但是他对眼前的一切，毅然决然地视若无睹，而且，因为他根本不感觉自己的无知，所以对与眼前多种异族文化失之交臂也压根儿不觉得遗憾。他象一个瓶子，盛满了中国中国中国，满得溢了出来，容不下一点点对其它世界的好奇。

同样的这个北京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会忿忿指责到中国观光的外国人，陡然立在岳王庙前、站在山海关头、行过赤壁淝水，而毫无思古的联想，缺少历史的感情；他自己，他说，在走过逐鹿古战场时，会感情澎湃而致热泪盈眶。

他看不见自己的矛盾。

一只盛满中国意念、满得溢出来的瓶子，撞见我这样只有吊儿郎当半满的瓶难免就觉得看不顺眼。

最近，我挨过两次骂。

一位对农村研究相当有成就的大陆学者问我人在欧洲是否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压力。我答道，在我个人的生活经验里，极少。

“是吗？”访客用怀疑的眼光探询着，沉吟片刻，然后还是忍不住地吐出心中不满：

“自己的国家弱，人家会平等看待你吗？你说你是世界公民，人家可承认你是那个世界的一分子？洋人的世界你进得去吗？你把别人当人看待，怎么知道人家也这么看你呢？我觉得在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之前讲什么地球村、世界公民，是可笑虚妄的幻想，是缺乏民族自觉……”

劈头一顿义正辞严的教训，训得我哑然无声。

哑然，因为我找不到可以用来和他解释、沟通的共同词汇。

当然不是幼稚地说种族矛盾不存在。在经济困难的德东遭受本地人攻击的大多是亚非人。只是，世界上的路走多了之后，发现乌鸦到哪儿都是黑的——阿拉伯人在法国受歧视，印度人在英国、土耳其人在德国、墨西哥人在美国……回过头来，非洲人在中国、韩国人在日本、菲律宾人在台湾……自大和排外是人的通性，而不是哪一个民族的特性。

在我的体验里，华人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民族一样，受别人歧视同时歧视别人；我因此并不随身携带一个“受害者情结”的包袱，到世界各地去寻找自己被歧视的例证。你说这就是缺乏民族自觉，唉！那我就缺乏民族自觉吧！

第二次挨骂，是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我开车。

戴晴在后座数落着张艺谋一流以中国民族的愚昧和落后去取悦洋人的中国人。《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这一类近乎出卖民族的片子。

我说，《大红灯笼》没看过，但《菊豆》我倒很欣赏。

“什么？”戴晴声音高起来，用流利好听的京片子追问，“你倒说说看，你欣赏它什么？”

我欣赏电影所呈现出来的传统和人的自然欲望间的张力，喜欢其中各种象征意义的表达……我一点儿也没想到电影暴露了“中国人”的愚昧和落后；要说有的话，它所暴露的是“人”的愚昧和偏执，表达了“人”

的困境。重要的不是故事在哪里发生，重要的是故事里头传达出来的人和命运的澎湃冲突……这电影简直好极了。

“那你就是个洋人！”戴晴斩钉截铁地说，“你就不是一个中国人！”

我的方向盘几乎控制不住一百六十公里的高速。

戴晴是个多才多艺、明快可爱的人。我也佩服她对北京当权者的挑战。可是这回我真恼火了。车子稳下来之后，我侧头说：“你住在那块土地上，并不表示你因此就有特权决定谁是中国人。”

我恼火的是，怎么大陆知识分子老有那么一个自我满足的自大心理，认为中国是他家私产（对不起，我当然承认这是大大地以偏盖全）。他手里拿着一把尺，合乎这个尺度——譬如“满涨的民族意识”，他就赐给你作为“中国人”的荣耀，否则你就是洋人。别忘了，在中国的文化里，说哪个人不是“中国人”那可意味着数祖忘典，是个严重的谴责和污辱，不能闹着玩的。

这把尺，用在台湾人身上，又有意外的效果。尺上有个刻度标准叫做“民族情感”，“民族情感”一亮出来，所有的人就必须匍匐在地，敬领圣旨。台湾属于“祖国”，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个尺一旦决定了你是中国人，你要犹豫一下都不可以。北京一位我极尊敬的作家曾经说：“应台，你若赞成什么公民自决的话，那咱们就一刀两断！”咦，奇怪了，意见不同都不行吗？不行！牵涉到民族问题的时候，没有什么意见的同和不同，只有道德的对和不对。爱民族是有道德，不爱民族是没有道德。就这么清楚。刻度分明的尺，不会模棱两可。

这样一把尺有个名字——“文化沙文主义”。凡是沙文主义都是一种自我膨胀，因为自我极度膨胀，所以眼界最远处只及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以外的世界则毫无兴趣。自我膨胀有时候以极傲慢的姿态出现。譬如在我们心目中称人“中国人”是赞美，称“洋人”是贬抑骂人的。有时候自我膨胀又以相反的、自卑敏感的面貌出现，譬如碰到任何冲突都不经考虑地以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角度加以诠释；然后以这种诠释来指责他人，武装自己。

狂热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沙文心理揉合在一起，使来到欧洲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个象紧张的刺猬一样（对不起，我知道这是以偏盖全），随时

在备战状态，他们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认为出了国，自己的一言一行就代表了中国，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决定了中国的荣辱。外人对中国的即使是一个字的不敬，都得由他担负起拨乱反正的神圣义务。他在国内或许竟还是个异议分子，一出了国，不得了，他简直就变成了中国最忠诚的职业外交官，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的中国批评、挑衅，一个人肩挑了家国大任。

不累吗？

我觉得中国的前途要靠它自己土地上那批知识分子（假定知识分子真有那么重要），不靠象我们这类隔岸观火、使不上力的边缘人。也因此，对大陆知识分子暗暗有所期待。当我看到两眼迷离只观自己肚脐眼的人，看到以一把民族意识的尺度来衡量整个世界的人，看到把自己和世界划开而毫不自觉或因此而沾沾自得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心疼——一个忧国忧民、党国大爱的沉重不堪的抽象包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直不起腰来轻松自然地面对外头的世界。

然后，当然也觉得些微不安。对中国远大的未来，我实在没有什么前瞻的眼光，但是我知道，一只瓶子，如果不留点空间，时时注入新鲜的水，那满盛的陈水是会发霉的。

就让我做个吊儿郎当半瓶满的中国人吧！

生词

盛 shèng	mettre dans un récipient, remplir
刻薄 kèbáo	dur, hargneux, blessant
肚脐眼 dùqí	nombril
加冕 miǎn	sacrer; couronner; couronnement
踽踽独行 jǔjǔdúxíng	一个人走路，孤独走路。
沮丧 jǔsàng	démoralisé, découragé, abattu
毅然 yì	坚定地, fermement, résolument
视若无睹 shìruòwúdǔ	就像没有看见。
失之交臂 shīzhījiāobì	regrets des bonnes occasions perdues
溢 yì	满出来
忿忿 fèn fèn	忿忿不平：觉得不公平。
澎湃 péngpài	déferler
热泪盈眶 rèlèiyíngkuàng	眼睛里都是泪水。
矛盾 máodùn	contradiction
吊儿郎当 diào'èrlángdāng	négligé, 马马虎虎, 不认真。

歧视 qíshì	discriminer
探询 tànxún	enquêter
虚妄 xūwàng	假的，没有根据的。
义正辞严 yìzhèngcíyán	en termes sévères mais justes
哑然无声 yǎránwúshēng	没有声音，不回答，不知道说什么。
幼稚 yòuzhì	puéril, enfantin, naïf
乌鸦 wūyā	corbeau
携带 xiédài	带
情结 qíngjié	complexe
包袱 bāofú	fardeau, charge
愚昧 yúmèi	ignorant, borné
取悦 qǔyuè	让某人高兴。
京片子	纯正的北京话。
出卖	trahir
呈现 chéng xiàn	表现
偏执 piānzhí	entête, têtue, obstiné 固执
斩钉截铁 zhǎndīngjiétiě	résolu et décisif
方向盘 pán	volant (d'une véhicule)
挑战 tiāozhàn	défiler, défi
恼火 nǎo	生气
以偏概全 yǐpiāngàiquán	généraliser
荣耀 róngyào	gloire, 光荣
数祖忘典 shùzǔwàngdiǎn	数说祖宗的东西而忘却了常规的道理。
数典忘祖 忘本；	忘掉本国的历史；忘记本来的情况或事物的本源。
谴责 qiǎnzé	condamner, dénoncer
污辱 wūrǔ	insulter, humilier, outrager
匍匐 pú fú	匍匐而行 marcher à quatre pattes
模棱两可 móléngliǎngkě	ambigu
沙文主义 shāwénzhǔyì	chauvinisme
傲慢 àomàn	arrogant
贬抑 biǎnyì	rabaisser
自卑 zìbēi	总是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
诠释 quánhì	解释
武装 wǔzhuāng	armement, équiper
揉合 róuhé	mélanger, mêler 混合，糅合
刺猬 cìwèi	hérisson
荣辱 róngǔ	honneur et honte; faveur et disgrâce
拨乱反正 bōluànǎnfǎzhèng	réprimer les troubles et rétablir l'ordre
挑衅 tiǎoxìn	provoquer, défiler
沾沾自喜/得 zhānzhānzìxǐ/dé	对自己很高兴。
前瞻 qiánzhān	往前看。
发霉 fāméi	moisir

诗歌部分

余光中（1928 – 2018）

江南人，台湾作家。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任教于台湾与香港各大学。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现已出版诗集21种、散文集11种、评论集5种、翻译集13种，共40余种。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诗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散文集）及《分水岭上：余光中评论文集》（评论集）等。



乡愁 (1972)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生词

愁 chóu	triste, tracassé, mélancolique 多愁善感, 乡愁 nostalgia
枚 méi	一枚硬币, 一枚纪念章
窄 zhǎi	“宽”的反义词。
坟墓 fénmù	tombe
浅 qiǎn	“深”的反义词。
湾 wān	golf, baie
海峡 xiá	détroit

思考题

1. 分析诗中四个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湾”。
2. 说明四个量词的作用。
3. 说明诗中四个形容词叠词的作用。
4. 这些意象与叠词有什么共同点？
5. 分析诗歌的结构。
6. 古今中外，文学家创作了千千万万表达“乡愁”的优秀作品。你还知道跟“乡愁”有关的其他文学作品吗？
7. 你在翻译这首诗中遇到什么困难？

北岛（1948 - ）

北京人，中国当代诗人，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是民间诗歌刊物《今天》的创办者（1978），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曾在欧美各国漂流近二十年（1989-2007）。现居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



一切

(1977)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生词

命运 mìng yùn	sort, destin, destinée
稍纵即逝 shāozòngjíshì	很快就消失。
初逢 chūféng	第一次碰见。
注释 zhùshì	解释
信仰 xìnyǎng	你相信的
呻吟 shēnyín	低声的痛苦的声音。
爆发 bàofā	exploder, explosion
片刻	非常短的时间。
冗长 rǒng	非常长的时间。

思考题

1. 了解朦胧诗的时代背景。
2. 这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作之一。它朦胧吗？如何理解“朦胧”含义？
3. 诗人通过什么方式或手法来表达他的思想？
4. 讨论“一切”的翻译。

回答 (1976)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生词

卑鄙 bēibǐ	vil, méprisable, mesquin
高尚 gāoshàng	noble “卑鄙”的反义词
墓志铭 mùzhì míng	épitaphe, inscriptions tombales 写在坟墓上的词语。
镀金 dùjīn	planque d'or, doré
千帆相竞 qiānfānxiāngjìng	很多船一起比赛。
绳索 shéngsuǒ	绳
审判 shěnpàn	判决 procès
纵使 zòngshǐ	即使
挑战 tiǎozhàn	défiler, défi
决堤 jué dī	les digues se sont rompues
转机 zhuǎnjī	tournant favorable
缀满 zhuì mǎn	incruster partout
遮拦 zhēlán	cacher, bloquer
象形文字 Xiàngxíng wénzì	hiéroglyphes, pictogramme
凝视 níngshì	固定地看很长时间。

舒婷（1952 - ）

福建人。中国当代女诗人与散文家，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1969 年下乡插队，1972 年返城当工人，1979 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0 年至福建省文联工作，从事专业写作。作品《舒婷文集》三卷。著名诗作有《致橡树》、《双桅船》、《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散文有《真水无香》等。



这也是一切 (1977)

不是一切大树
都被暴风折断；
不是一切种子
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真情
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不是一切梦想
都甘愿被折掉翅膀。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火焰
都只燃烧自己
而不把别人照亮；
不是一切星星
都仅指示黑夜
而不报告曙光；
不是一切歌声
都只掠过耳旁
而不留在心上。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
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
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
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
不是一切心灵
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
不是一切后果
都是眼泪血印，而不展现欢容。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
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希望，而且为它斗争，
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生词

土壤 rǎng	土
翅膀 chìbǎng	aile
火焰 yàn	火
曙光 shǔ	早上的光。
呼吁 hūyù	呼喊。
补偿 bǔcháng	补回来。
深渊 shēnyuān	很深的地方。
覆盖 fùgài	盖
孕育 yùnyù	engendrer, contenir en germe

思考题

1. 诗歌翻译有什么具体或特殊的困难？
2. 了解“朦胧诗”诗派的创作背景，并解读其名称的原因。（学生报告）
3. 对《一切》与《这也是一切》中的“意象化、象征化、立体化”等特点作出解释。
4. “朦胧诗”的代表诗人除了北岛、顾城、舒婷，还有江河、杨炼、梁小斌、芒克、多多等等。阅读他们的代表作。

海子（1964 – 1989）

安徽人。当代青年诗人。1979 年 15 岁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 年毕业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82 年开始创作，1989 年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在诗人生命里，从 1984 年的《亚洲铜》到 1989 年 3 月 14 日的最后一首诗《春天，十个海子》，海子创造了近 200 万字的诗歌、诗剧、小说、论文和札记。诗集有《土地》、《海子的诗》、《海子诗全集》等。



黑夜的献诗
——献给黑夜的女儿
(1989)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丰收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内部升起

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
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
天空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

丰收之后荒凉的大地
人们取走了一年的收成
取走了粮食骑走了马
留在地里的人，埋的很深

草叉闪闪发亮，稻草堆在火上
稻谷堆在黑暗的谷仓
谷仓中太黑暗，太寂静，太丰收
也太荒凉，我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
黑雨滴一样的鸟群
从黄昏飞入黑夜
黑夜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

走在路上
放声歌唱
大风刮过山岗
上面是无边的天空

生词

丰收 fēngshōu	récolte
荒凉 huāngliáng	désert, morne
安慰 ānwèi	consoler, soulager
埋 mái	enterrer
草叉 cǎochā	fourche à foin
稻草 dàocǎo	paille de riz
谷仓 gǔcāng	grenier, grange
阎王 yánwáng	Yama, roi des enfers, le dieu des morts
黄昏 hūn	crépuscule
山岗 gǎng	山坡

汪国真（1956-2015）

北京人。1982 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当代诗人、书画家、作曲家。90 年代畅销诗人。被誉为“中国诗歌最后一个辉煌的诗人”、“最熟悉的当代中国诗人”。代表作品有《年轻的潮》、《年轻的思绪》、《热爱生命》、《雨的随想》等。



感谢

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
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捧起一簇浪花
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

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撷取一枚红叶
你却给了我整个枫林

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
你却给了我银色的世界

生词

缕 lǚ
捧 pěng
簇 cù
撷取 xièqǔ
枫林 fēnglín
亲吻 qīnwěn

fil
tenir dans les deux mains
bouquet de
摘取。
forêt d'érables
embrasser, donner un baiser à

山高路远

呼喊是爆发的沉默
 沉默是无声的召唤
 不论激越
 还是宁静
 我祈求
 只要不是平淡
 如果远方呼喊我
 我就走向远方
 如果大山召唤我
 我就走向大山
 双脚磨破
干脆再让夕阳涂抹小路
 双手划烂
索性就让荆棘变成杜鹃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生词

召唤 zhàohuàn
 激越 jīyuè
 祈求 qíqiú
 磨破 mópò
 夕阳 xīyáng
 干脆 gāncuì
 索性 suǒxìng
 荆棘 jīngjí
 杜鹃 dùjuān

呼唤，呼喊
 生动活泼
 solliciter, supplier, prier
 blesser en frottant, abîmer
 傍晚的太阳。
 franc, net, carrément
 tout simplement
 broussailles et épines
 azalée

小小说部分

莫言（1955 - ）

山东人。2012 年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2000 年法国籍的高行健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的作品目前至少已经被翻译成 40 种语言。主要作品有《红高粱》、《酒国》、《檀香刑》、《十三部》、《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四十一炮》、《蛙》等长篇小说。他也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与小小说。



奇遇

1982 年秋天，我从保定府回高密东北乡探亲。因为火车晚点，车抵高密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通乡镇的汽车每天只开一班，要到早晨六点。举头看天，见半块月亮高悬，天清气爽，我便决定不在县城住宿，乘着明月早还家，一可早见父母，二可呼吸田野里的新鲜空气。

这次探家我只提一个小包，所以走得很快。穿过铁路桥洞后，我没走柏油路，因为柏油公路拐直角，要远好多。我斜刺里走上那条废弃数年的斜插到高密东北乡去的土路。土路因为近年来有些地方被挖断了，行人稀少，所以路面上杂草丛生，只是在路中心还有一线被人踩过痕迹。路两边全是庄稼地，有高粱地、玉米地、红薯地等，月光照在庄稼的枝叶上，闪烁着微弱的银光。几乎没有风，所有的叶子都纹丝不动，草蛐蛐的叫声从庄稼地里传来，非常响亮，好像这叫声渗进了我的肉里、骨头里，蛐蛐的叫声使月夜显得特别沉寂。

路越往前延伸庄稼越茂密，县城的灯光早就看不见了。县城离高密东北乡有 40 多里路呢。除了蛐蛐的叫声之外，庄稼地里偶尔也有鸟或什么小动物的叫声。我忽然感觉到脖颈后有些凉森森的，听到自己的脚步声特别响亮与沉重起来。我有些后悔不该单身走夜路，与此同时，我感觉到路两边的庄稼地里有无数秘密，有无数只眼睛在监视着我，并且感觉到背后有什么东西尾随着我，月光也突然朦胧起来。我的脚步不知不觉地加快了，越走得快越感到背后不安全。终于，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去。

我的身后当然什么也没有。

继续往前走吧。一边走一边骂自己：你是解放军军官吗？你是共产党员吗？你是马列主义教员吗？你是，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有鬼吗？有邪吗？没有！有野兽吗？没有！世界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但依然浑身紧张、牙齿打战，儿时在家乡时听说过的鬼故事连篇累牍地涌进脑海。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听到前边有货郎挑子的嘎吱声，细细一看，只见到两个货挑子和两条腿在移动，上身没有……一个人走夜路碰到一个人对他嘿嘿笑，仔细一看，是个女人，这女人脸上只有一张红嘴，除了嘴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光面鬼”……一个人走夜路忽然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在吃青草……

我后来才知道我的冷汗一直流着，把衣服都潮湿了。

我高声唱起歌来：“向前向前向前——杀——”

自然是一路无事。临近村头时，天已黎明，红日将出未出时，东边天上一片红晕，村里的雄鸡喔喔地叫着，一派安宁景象。回头望来路，庄稼是庄稼道路是道路，想起这一路的惊惧，感到自己十分愚蠢可笑。

正欲进村，见树影里闪出一个老人来，定睛一看，是我的邻居赵三大爷。他穿得齐齐整整，离我三五步处站住了。

我忙问：“三大爷，起这么早！”

他说：“早起进城，知道你回来了，在这里等你。”

我跟他说了几句家常话，递给他一支带过滤嘴的香烟。

点着了烟，他说：“老三，我还欠你爹五元钱，我的钱不能用，你把这个烟袋嘴捎给他吧，就算我还了他钱。”

我说：“三大爷，何必呢？”

他说：“你快回家去吧，爹娘都盼着你呢！”

我接过三大爷递过来的冰冷的玛瑙烟袋嘴，匆匆跟他道别，便急忙进了村。

回家后，爹娘盯着我问长问短，说我不该一人走夜路，万一出点什么事就了不得。我打着哈哈说：“我一心想碰到鬼，可是鬼不敢来见我！”

母亲说：“小孩子家嘴不要狂！”

父亲抽烟时，我从兜里摸出那玛瑙烟袋嘴，说：“爹，刚才在村口我碰到赵三大爷，他说欠你五元钱，让我把这个烟袋嘴捎给你抵债。”

父亲惊讶地问：“你说谁？”

我说：“赵家三大爷呀！”

父亲说：“你看花了眼了吧？”

我说：“绝对没有，我跟他说了一会儿话，还敬他一支烟，还有这个烟袋嘴呢！”

我把烟袋嘴递给父亲，父亲竟犹豫着不敢接。

母亲说：“赵家三大爷大前天早晨就死了！”

生词

探亲 tànqīn	去看望亲人。
柏油 bǎiyóu	goudron
斜刺 xiécì	oblique
斜插 chā	
稀少 xī	非常少。
庄稼 zhuāngjià	小麦、大米、玉米、土豆、高粱等。
闪烁 shǎnshuò	étinceler, scintiller
纹丝不动 wénsī	一点儿都不动。
蝈蝈 guōguō	sauterelle
渗进 shènjìn	infiltrer, pénétrer
沉寂 chénjì	很安静。
偶尔 ǒu'ěr	有时候。
茂密 màomì	树叶常得很好的样子。
凉森森 liángsēnsēn	很冷。
朦胧 ménglóng	brumeux, voilé, sombre, peu clair
下意识	有意识。
唯物主义 wéiwùzhǔyì	matérialisme
彻底 chèdǐ	完全，全部。
畏惧 wèijù	害怕。
邪 xié	鬼一样的东西。
野兽 yěshòu	野外的动物。
连篇累牍 liánpiānlèidú	大量，一篇又一篇。
货郎 huòláng	挑着货物走动出售的商人。
潮湿 tāshī	汗湿透。
黎明 límíng	aube
红晕 yùn	aurore
愚蠢 yúchǔn	笨，傻，不聪明。
过滤 guòlǜ	filtrer
玛瑙 mǎnǎo	agate
抵债 dǐzhài	用东西来代替钱还给别人。
犹豫 yóuyóu	无法决定，想来想去。
和蔼 ǎi	亲切近人
赖账 làizhàng	refuser de rembourser une dette en la déniaient impudemment, manquer sa parole

生词

1. 通过这篇小小说体会莫言的语言风格。
2. 莫言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里。这里，作者如何描写这一背景？
3. 分析小说的结构。
4. 分析小说的结尾。

郁青（1929 - ）

上海人。当过记者、编辑等。代表作有长篇传记文学《金近评传》、《中原奇士》、《上海船王》等。



人证

(2006)

在火车上，一个很漂亮的女列车员盯着一个民工模样的中年人，大声说：“查票！”

中年人浑身上下一阵翻找，终于找到了，却捏在手里。

列车员朝他怪怪地笑了笑，说：“这是儿童票。”

中年人憋红了脸，嗫嚅着说：“儿童票不是跟残疾人票价一样吗？”

列车员打量了中年人一番，问道：“你是残疾人？”

“我是残疾人。”

“那你把残疾证给我看看。”

中年人紧张起来，说：“我没有残疾证，买票的时候，售票员就向我要残疾证，我没办法才买的儿童票。”

列车员冷笑了一下：“没有残疾证，怎么能证明你是残疾人啊？”

中年人没有做声，只是轻轻地将鞋子脱下，又将裤腿挽了起来——他只有半个脚掌。

列车员斜眼看了看，说：“我要看的是证件！是残联盖的钢印。”

中年人一副苦瓜脸，解释说：“我没有当地户口，人家不给办理残疾证。而且我是在私人工地干活，出了事之后老板就跑了，我也没钱到医院做鉴定……”

列车长闻讯赶来，询问情况。

中年人再一次向列车长说明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买了一张和残疾人票一样价格的票……

列车长也问：“你的残疾证呢？”

中年人说他没有残疾证，接着就让列车长看他的半个脚掌。

列车长连看都没看，他不耐烦地说：“我们只认证不认人！有残疾证就是残疾人，有残疾证才能享受残疾人票的待遇。你赶快补票吧！”

中年人一下就蔫了。

他翻遍了全身的口袋和行李，只有几块钱，根本不够补票的。他带着哭腔对列车长说：“我的脚掌被机器轧掉一半之后，就再也打不了工了，没有钱，连老家也回不去了，这张半价票还是老乡们凑钱给我买的呢。求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列车长坚决地说：“那不行。”

那个女列车员趁机对列车长说：“让他去车头铲煤吧，算做义务劳动。”

列车长想了想说：“好！”

中年人对面的一个老同志看不惯了，他站起来盯着列车长的眼睛，说：“你是不是男人？”

列车长不解地说：“这跟我是不是男人有什么关系啊！”

“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男人！”

“我当然是男人。”

“你用什么证明你是男人呢？把你的男人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周围的人一下笑起来。

列车长愣了愣，说：“我一个大男人在这儿站着，难道还是假的不成？”

老同志摇了摇头说：“我和你们一样，只认证不认人，有男人证就是男人，没男人证就不是男人。”

列车长卡了壳，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应对。

那个女列车员站出来替列车长解围，她对老同志说：“我不是男人，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了。”

老同志指着她的鼻子，说：“你根本就不是人！”

列车员一下暴跳如雷，尖声叫道：“你嘴巴干净点！你说，我不是人是什么？！”

老同志一脸平静，狡黠地笑了笑，说：“你是人？那好，把你的人证拿出来看看……”

四周的人再一次哄笑起来。

只有一个人没笑，他是那个只有半个脚掌的中年人，他定定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切，不知何时，眼里噙满了泪水。

生词

模样 múyàng	样子
捏 niē	紧紧抓在手里。
憋 biē	retenir
嗫嚅 nièrú	说话很犹豫。
残疾 cánjí	handicap physique
打量	仔细地看。
挽 wǎn	retrousser
掌, 手掌, 脚掌 zhǎng	paume
残联	残疾人联合会。
苦瓜	concombre amer
鉴定 jiàndìng	expértiser
闻讯 wénxùn	听到消息。
询问 xún	问
待遇 dàiyù	traitement
蔫 niān	dépérir
轧 gá, zhá	切断。
凑 còu	rassembler, réunir
高抬贵手	礼貌用语,
铲煤 chǎnméi	pelleter le charbon
义务 yìwù	devoir, obligation
愣 lèng	distract; ébahi; stupéfait; terrifié
卡了壳 qiǎleké	être coincé
应对	faire face
解围 jiěwéi	faire lever le siège, aider qqn à se tirer d'affaire
暴跳如雷 bàotiàorúléi	非常生气。
狡黠 jiǎoxiá	malicieux
哄 hōng, hǒng; hòng	hilarité ; duper ; enjôler
噙 qín	眼睛里含有。
委屈 wěiqū	觉得不公平。
仇恨 chóuhèn	恨

思考题

1. 如何翻译题目“人证”？为什么？
2. 翻译时，如何处理“户口”、“民工”、“老同志”这一类词语？
3. 分析小小说中的四个人物形象：女列车员，中年人，列车长，老同志。
4. 模仿小说的形式，写一篇作文，写一个你亲身经历的故事。

恋人 (2012)

史铁生

八十岁时，老吴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一步登天的那间小屋里，一道屏风隔开两张病床，谁料那边床上躺的老太太竟是他的小学同桌。怎么知道的？护士叫到老吴时，就听那边有人一字一喘地问道：“这位老爷子，小时候可是上的幸福里三小吗？”老吴说：“您哪位？”“我是布欢儿呀，不记得了？”若非这名字特别，谁还会记得。

“五年级时就听说你搬家到外地去了，到底是哪儿呀？”

“没有的事，”老吴说，“我们家一直都在北京。”

屏风那边沉寂半晌，然后一声长叹。

布欢儿只来得及跟老吴说了三件事。一是她从九岁起就爱上老吴了。二是她命不好，一辈子连累得好多人跟着她倒霉。布欢儿感叹说，没想到临了临了，还能亲自把这些事告诉老吴。

哪些事呢？小学毕业，再没见到老吴，布欢儿相信来日方长。中学毕业了，还是没有老吴的消息，不然的话，布欢儿是想跟老吴报考同一所大学的。直到大学毕业，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老吴仍如泥牛入海，布欢儿却是痴心未改，对老吴一往情深。

一年年过去，一次次地错过姻缘，布欢儿到了三十岁。偏有个小伙子跟她一样痴情，布欢儿等老吴一年，他就等布欢儿一年。谁料，三十七岁时布欢儿却嫁给了另一个人，只因那人长相酷似老吴——从他少年时的照片上看。

“这人，还好吧？”

“他就不算个人！”

为啥不算个人，布欢儿也没说，只是说，否则母亲也不会被气死。

那人之后布欢儿心灰意懒，很快就跟第一时间向她求婚的人登了记。婚后才发现，这人还是长得像老吴——从少年老吴的发展趋势看。

“怎么样，你们过得？”

“过是过了几年，可后来才知道，咱是二奶！”

“这怎么说的！”

怎么说？布欢儿一跺脚，离婚，出国，嫁个洋人，再把女儿接出去上学……一晃就是二十年。

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是当年那个一直等她的小伙子打来的。

“过得还好吗，你？”

“还是一个人，我。”

“咋还不结婚呢，你？”

“第一回我被淘汰。第二回我晚了一步。第三回嘛，这不，刚打听到你住哪儿。”

“唉，你这个人哪！”

“我这个人性子慢。你呢，又太急。”

约好了来家见面，布欢儿自信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可门一开她还是惊倒在沙发里：进来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小老头儿……

老吴回普通病房之前，拄着拐棍儿到屏风那边去看了看他的同桌。

四目相对，布欢儿惊叫道：“老天，他才真是像你呀！”

“你是说哪一个？”

“等了我一辈子的那个呀……”

这是布欢儿告诉老吴的第三件事。

生词

重症 zhòngzhèng	很重的病。
屏风 píng	paravent
若非 ruòfēi	如果不是。
半晌 bànshǎng	很长时间。
连累	带着别人受苦。
倒霉 dǎoméi	运气不好。
来日方长	还有很长的时间，很多的日子。
谈婚论嫁	讨论结婚的事情。
泥牛入海	没有消息，没有回音。
痴心，痴情 chī	爱心。
一往情深	一直很有感情，一直爱着。
姻缘 yīnyuán	结婚的机会。
长相	外表。
酷似 kùsì	长相非常像。
心灰意冷	没有希望。
求婚	向某人请求结婚。
登记	enregistrer, inscrire
趋势 qūshì	tendance
跺 duò	frapper du pied 用脚踢
晃 huǎng, huàng	passer comme un éclair ; 晃动，摇动
淘汰 táotài	éliminer par la sélection ou la compétition
拐棍 guǎigùn	canne, béquille

思考题

1. 布欢儿给老吴说了哪三件事？
2. 为什么小说的题目叫“恋人”？
3. 小说反映了怎样的爱情观？
4. 分析布欢儿的形象。
5. 分析小说中的叙述与对话。

毕淑敏（1952 - ）

出生于新疆，曾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十一年。内科医生、心理学家与作家。作品有《毕淑敏文集》12 卷。代表作有《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理师》、《鲜花手术》等长篇小说。



走过来

中学同学霓，从国外读心理学回来，说中国的女人多有心理疾病，比例大约在一半，表现为没有自己的意志，功利性太强。

我看着她，没反驳，给她留着面子。心里说，我看你先得了一种病，叫危言耸听。

她笑了。到底是学心理的，把我给看透了。她说，你在腹诽我呢。不相信是不是？咱们做个试验。

她领我到一间大而空的教室，叫一些女人挨个走进来，让大家服从她的指令。我们一人一把椅子，坐在两个门口，好像电影院收门票的。第一个女人从我坐的这个门口走进，霓在对面说，请走过来。

这是一位老奶奶，每一根白发都像银针闪亮。她环视一无所有的房间，缓缓说，这屋里什么都没有，走过去干什么呢？说着她就从进来的门出去了。

第二位是个中年妇女，很利落精干的模样。听了霓的要求后，她狐疑地看着对面的门，渐渐手足无措起来，好像暗处有无数眼睛在窥视她。接着喃喃自语，可怎么走呢？走过去以后还走回来吗？既然还得回来那就重走过去了。是不是？

霓顽强地保持沉默。至于我，根本就不知道这试验的机理，什么也说不出，中年妇女等了一会儿，也无声地退出了。

第三位进来的是年轻的小姐。她响亮地问道：是跑过去还是跳过去？抑或是模特步或者干脆就是舞蹈扭过去？她期待着我们的回答，但霓一声不吭。小姐悻悻地转身就从原路回了。

第四位是个幼小的女孩。霓又重新发出呼唤，请她走过去。

女孩毫不迟疑地走进来，弹性的脚步把地板踩得哒哒直响。然后看也不看霓，快活地从那个门跑出去，只把无缘无故的笑声留给我们。

霓对我说，喏，试验结束了，结果比我们设想的还要糟。只有四分之一合格率，就是那最小的女孩。

我打抱不平，说，你只讲走过来，并不说怎样走，走过去干什么，当然她们不肯走了。

霓说，每个人难道不会走吗？为什么还要别人告诉？一定要有看得见的利益才肯走吗？有时候，走就是一切啊！

霓叹了一口气说，现在受试验的人是五个了，合格率当只有20%。

生词

意志	volonté
功利性 gōnglìxìng	utilitaire
反驳 fǎnbó	réfuter
危言耸听 wēiyánsǒngtīng	exagérer la gravité d'une situation pour faire sensation
腹诽 fùfěi	se moquer intérieurement
指令	命令
环视	看一周。
缓缓 huǎnhuǎn	慢慢。
利落精干 lìluò	adroit, agile
狐疑 húyí	怀疑。
手足无措 cuò	不知道怎么办。
窥视 kuīshì	偷偷地看。
喃喃自语 nánán	低声自言自语。
甬 bēng	不用。
顽强 wánqiáng	坚持。
机理	mécanisme
抑或 yìhuò	或者，还是。
扭 niǔ	tourner, tordre
悻悻 xìng	d'un air déçu
跺 duò	脚用力地踏地。
无缘无故 yuán	没有任何原因。
打抱不平	se battre contre l'injustice
利益 lìyì	intérêt
试验 shìyàn	test
合格 hégé	及格，通过。

滕刚（1962 - ）

江苏人。中国微型小说作家，出版了《预感》、《克尔萨斯的下半夜》、《个人履历表》、《秘密情节》、《百花凋零》等文集。是小小说“新写作实验派”代表人物。其小说貌似荒诞，却远比现实真实。2009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异乡人》看是一系列微型小说的组合，事实上是由这个无名无姓的“异乡人”所串起来的一系列现象与故事。这些现象与故事在“异乡人”看来光怪陆离、匪夷所思，但在作者笔下的那一世界和读者日常生活的这一世界，却是“司空见惯寻常事”。这一系列现实叙事的整合，使读者感觉到微型小说也有着如此分量的心灵冲击力。



预感

W君早晨下床时，忽然一个可怕的意念像闪电一般划过他意识的上空——今天可能被汽车撞死！这个意念来得很突兀。W君觉得这种意念的出现不是无缘无由的。是一种预感。人死之前总是有预感的。关于人死之前是否有预感，W君原先是将信将疑的。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使W君对此深信不疑。

前天上午，W君家门前的马路上接连出了两起车祸，死了两个人，一位是花匠，一位是教师。两人都被车轮碾成肉酱。后来人们的考证证明，他们死之前都有预感。据说花匠在遇难的那天早晨，睁开眼睛便沉默不语，面呈死相。更怪的是他下了床便洗澡，剪指甲，穿了一身崭新的衣服。一个人居然会在早晨洗澡，这在当地是前所未闻不可思议的事。花匠死亡之前的怪异表现说明他对自己的死是有预感的。至于那位教师就更奇了。据说他在遇难之前一个月就开始焚烧他的日记、信件和其他手稿了。他甚至写信给他的朋友们，要回他以往写给朋友们的信。总之，他几乎把这世上所有留有他文字的东西都化为灰烬。那天上午，他踏上柏油马路不久，就有一辆刹车失灵的卡车盯着他追。他一边呼喊一边狂奔，结果还是被压死在轮胎底下。

W君认为他们之所以死，是因为他们没有重视预感。既然有了预感，就该不惜一切去避免预感实现，决不能听之任之。所以，W君决定今天坚决不出门。

汽车总不会冲进屋里来撞他。

他漱洗完毕，就对妻子说：“今天一天我不上班也不出门，我在后院看书，天塌下来你都不要叫我，有人来找我我就说我不在家。我今天有重要的事。什么重要的事你不要问，问我我也不知道。就这样。”他说完就拿了一本小说书和几块面包，钻进后院放杂物的土坯屋里去了。

W君没头没脑的话把妻子搞得晕头转向如入五里雾中。W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迟到早退，即使有病也坚持上班，今天怎么突然不上班了？为什么要到土坯屋里读书？他以前可是从未去过土坯屋的。妻子几次想去问他都没敢。W君从来是说一不二的。妻子只好去自己单位请了假，便匆匆回到家里，不论怎么说她不能让W君一人待在家里，她想他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

从早晨八点至下午四点，先后有十四个人来找W君，都被妻子拦在门外。下午四点一刻的时候，W君单位里的经理来找他，说有十万火急的事，要他赶快去上班。来者是经理，又有十万火急的事，他妻子不敢怠慢，便把经理领到后院。

“我不去！我今天哪儿也不去！你什么话也不用说了，你开除我我也不会去。什么原因你不用问，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以后你们会知道的。你走吧！”W君挥舞着手臂声色俱厉地说。他急得虚汗淋漓。这时候发生十万火急的事，本身就是不祥之兆，是死亡的召唤。他没法让经理理解他的态度和做法，他现在不能说出预感，预感说出来肯定凶多吉少。待预感消失后，他会好好地向经理解释的。

经理被他搞得莫名其妙。经理出门前对他妻子说：“再观察一段时间，情况严重，就去叫医生。”他妻子含泪点头。

大约晚上七点光景，一辆重型卡车飞驰在一条柏油马路上。临近三岔路口时，为了避免和一辆违章行驶的客车相撞，卡车急转弯冲向路边的小道，撞倒一堵围墙和一座土坯小屋后停住了。

人们把W君从乱砖中扒出来时，他已经咽气了。

W君之死使人们震惊不已。这一奇特的事件在当地传为奇谈。以后人们谈到人死之前是否有预感时，总拿W君之死作为例子。如果他没有预感，他怎么会突然一天不出门？突然钻进给他带来灭顶之灾的土坯屋？又怎么会说那些奇怪的话呢？

生词

突兀 tūwū	很突然。
祸 huò	infortune, malheur
匠 jiàng	做某种手工的人。木匠，铁匠，工匠，石匠
碾 niǎn	压碎。
酱 jiàng	sauce
呈 chéng	表现出，呈现。
崭新 zhǎn	非常新，全新。
焚烧 fénshāo	烧。
灰烬 huījīn	火烧后的灰。
狂奔 kuángbēn	跑得飞快。
刹 shā	freiner
避免 bìmiǎn	éviter
漱洗 shù	洗脸刷牙。

塌 tā	effrondre
坯 pī	土烧成的砖。
难言之隐 yǐn	说不出来的事情。
怠 dài	不理睬，拖延。
声色俱厉 jùlì	非常严肃。
虚汗淋漓 xūhànlínlí	出很多冷汗。形容很着急，很害怕。
不祥之兆 búxiángzhīzhào	不好的苗头。
召唤 zhàohuàn	appeler, faire venir
凶多吉少 xiōng,jí	坏的事情多好的事情少。
岔路口 chà	交叉的路口。
违章 wéizhāng	不按照交通规则开车。
行驶 shǐ	开车。
扒 bā	挖。
咽气 yān	断气，不呼吸了。
震惊不已 zhènjīng	非常吃惊。

成语

无缘无由
 将信将疑
 深信不疑
 前所未闻
 不可思议
 听之任之
 没头没脑
 晕头转向
 如入五里雾中
 难言之隐
 十万火急
 声色俱厉
 虚汗淋漓
 不祥之兆
 凶多吉少
 莫名其妙
 震惊不已
 灭顶之灾

凌鼎年（1951 - ）

江苏人。微型小说作家，已发表了三千多篇微型小说，多篇作品被收入语文课本与对外汉语教材。被认为是“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微型小说作家”。



狼来了

七丫村附近有座狼山，狼山之所以叫狼山，没有什么典故，也没有什么历史传说，仅仅因为这山上早年有狼，村民们就把这山称之为狼山，后来叫顺叫习惯了，狼山之名也就写进了《娄城志》里。

名不副实的是，这叫狼山的山，早就没有狼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组织过多次搜山打狼，后来不要说狼，连猪獾、狗獾、果子狸、刺猬等野生动物也极少能见到。

狼山上没有庙宇，没有民居，没有名胜古迹，更没有人住，有的只是老树、灌木、荆棘、杂草，经济价值不大，一直没有开发。

文革时，有一位老干部，与一位老知识分子先后吊死在狼山的歪脖子树上，等发现时，已腐烂，生了蛆，不但臭不可闻，而且面目狰狞，这后，老百姓就不大敢随便上山了，父母更是不让孩子上山。不久，就流传起狼山有鬼出现的传闻，还传得有鼻子有眼。这一来，就更没有人敢轻易上山了。

去年中秋的一个晚上，突然从狼山上传来了：“狼来了！狼来了！！救命啊！救命啊！！……………”的呼声，凄厉而恐惧，但呼救者喊破嗓子，并不见有人上山去救。

第二天，山下七丫村的村民议论：这山哪有狼啊，几十年都没有狼迹了。假的，百分之百假的，肯定是谁吃饱了撑的，寻开心找乐子忽悠大家，谁上山谁傻子。

是啊，不救没有人怪；你上山去救了，去打了狼，万一狼没有见着，见着个受伤的，半死不活的，赖上了你，那不是大麻烦吗。再说了，狼如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就算有，谁敢打？你打了，打死了，打伤了，有关部门要你罚款，你罚不罚？别没事找事，自找麻烦。

对对对，村民都这么认为。

第二天，胆大的山旺说：“走，上山上去看看，大白天去，我们几个人结伙去，还怕撞着鬼吗？”

山旺等几个在半山腰发现了一条死狼，看样子死了一段时间了，已有点腐烂。

难道狼山真的又有狼了？

山旺看了半天说：像狼，也像狗，可能是狼，也可能是狗。

其他几个反反复复看了，有说是狼，有说是狗，大家吃不准究竟是狼是狗。

关于狼山到底有没有狼，成了疑问。

但不知怎么回事，没几天狼山有狼的说法越传越远。

古庙镇镇政府决定组织人上山考察，看看到底有没有狼。

娄城电视台决定跟踪拍摄。

村民甲说：懂了吧，这是策划的，肯定早有人策划。

村民乙说：看来镇政府准备开发狼山了，要不如此兴师动众干嘛？

多位村民说：幸好那晚上没有上当受骗。

就在考察队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村民们又听到狼山上有人喊：“狼来了！狼来了！！……………”

这一次，连山旺也彻底不相信了，他搂紧了老婆说：“我们管我们，别理他，肯定是为明天考察造舆论，假到底了。”

第二天，镇政府组织的考察队出发时，镇宣传委员带队，镇党委书记来送行，场面还不小，可惜只有看热闹的，并没有哪个跟着上山。七丫村的山旺等村民对电视台的不无调侃地说：“卖力点，好好拍几个狼咬人的画面，也让我们开开眼界……”

考察的结果说是发现了狼粪、狼毛、狼窝，这都有镜头的，最最出人意外地是拍到了昨晚被狼咬伤的一位中年人，腿上被咬了一口，据他自己讲：后来爬到树上才逃过一劫。电视画面是真真切切的，那中年人腿上的

伤口也确实实留着血，有牙齿印，很痛苦的面部表情给电视观众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这中年人村民都没有见过，电视台介绍说他叫赵宇纶，省里的地质工程师。村民们弄不懂的是他晚上跑到狼山干什么？难道勘察到了什么宝贝？村民们奇怪，关于这些，电视台语焉不详，会不会是出于保密？

至于狼山到底是真有狼，还是需要狼，村民们两派意见，山旺与村民甲、村民乙等说打死也不信狼山有狼。村书记认为电视台都播了有狼，那一定有狼，不相信镇政府，不相信电视台，难道相信你山旺？你山旺算个球。

不过，除七丫村部分村民以外，娄城全市上下，包括外地的都为狼山高兴，因为狼山终于又有狼了，名副其实了。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谁在质疑狼山发现狼的报道。

很多人都想来狼山一游呢。

生词

丫 yā	burfication ; fourche	
獾 huān	blaireau	
刺猬 cìwèi	hérisson	
灌木 guànmù	buisson, arbuste	
荆棘 jīngjí	broussailles, épines	
歪 wāi	de travers, pencher/penché	
蛆 qū	larve	
狰狞 zhēngníng	féroce, hideux	
轻易 qīngyì	à la légère	
凄厉 qīlì	aigu et triste	
忽悠 hūyōu	remuer, tromper	
赖 lài	rejeter la faute sur l'autrui, incriminer à tort	
罚 fá	punir, amender	
腐烂 fǔlàn	pourri, décomposé	
跟踪 gēngzōng	suivre	
拍摄 pāishè	filmer	
策划 cèhuà	planifier	
兴师动众 xìngshīdòngzhòng		mobiliser beaucoup de monde
搂 lǒu	serrer dans les bras	
舆论 yúlùn	opinion publique	
调侃 tiáokǎn	taquiner, se moquer	
粪 fèn	excréments	
窝 wō	nid, nichée	
劫 jié	catastrophe, désastre	
语焉不详 yǔyānbúxiáng	parler vaguement, peu précis	

秦德龙（1955 - ）

天津人。著有小小说集《水中望月》、《好望角》、《英俊少年》、《墙头爬满花》、《领导随意》、《太阳会跑》、《谁是真英雄》等。获第五届小小说金麻雀奖。



爬梯子

他又梦见自己爬梯子了。

梯子吊在半空中，上边是天，下边是地，左边是云，右边是风。他在梯子上爬着，艰难地爬着，一不小心，就可能会掉下去。掉下去，肯定是粉身碎骨。这样的梦境，总是让他心惊肉跳，胸口里如揣了一只疯狗。

他经常梦见自己爬梯子，每次从梦中醒来，都是大汗淋漓。在官场上混，谁不想爬到金字塔上去？有梯子要上，没有梯子，创造梯子也要上。他知道，往梯子上挤的人很多，只有把别人挤下去，才有可能让自己爬上去。因此，他左踹一脚，右踹一腿，干掉了一个又一个逞能的家伙。但他心里总是不净，总是梦见自己爬梯子。这让他非常痛苦，他就在心里琢磨：又该修理谁了？

说实话，他没少修理人。那种铜头钢脸铁脖子的货，一看就是杠头，对这号货，有一个灭一个。而对另一种闷不唧的蔫货，真恨不得揭开脑瓜盖儿，咕咚咕咚喝了他！最倒胃口的，是那种半男半女的阴阳货，只要掐一把，除了冒酸水还是冒酸水。在他看来，隔三差五，就要把这些货捞出来，修理一顿，不然的话，他们就可能在暗地里锯他的梯子，哪怕是拉个小口子，也会让他一落千丈。

有时，他也在想，算了吧，自己能耐再大，也未必能干到联合国。后来又一想，这个思想要不得，真是要不得。你不去联合国，有人去联合国。去联合国的梯子很高很长，你不爬，有人爬，等别人一步一个台阶爬上去了，你不就成了跟屁虫了吗？

一想到跟屁虫，他的脸色就绿了。他不想拾别人的屁吃，只想让别人拾他的屁吃。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往上爬。他也知道，往上爬，飘忽不定，是要冒风险的。因此，他每次看见消防战士爬云梯，看见民工爬高楼刷墙面，他都要头晕，都要惊出一身冷汗。

是的，每次梦见爬梯子，就说明又有坎坷了。可是，他又希望梦里有梯子。只要梦里有梯子，就表明自己仍然有高升的可能。坎坷算什么？只要有梯子可爬，吃些苦头也是在所难免的嘛。

记得有一次，他在梦里爬梯子，爬来爬去，爬到了江边儿。他也不明白，明明是向上爬的，怎么会爬到了江边儿？真是荒诞！荒诞的还在后面。江边儿有人在做“升棺”表演，也就是把棺木从船上吊到空中，而后，再拉入峭壁上的洞穴里。这也叫“悬棺”表演，是千古奇绝。就在他

爬着梯子，兴致勃勃地观赏“升棺”表演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棺木在上升的过程中，突然断了绳索！棺木从半空中掉了下来，砸到了水里。一具死尸从棺木里飞了出来，落到了水里，被鱼儿分食。他爬过去看那死尸，死尸的脸，居然是他的脸！他当时就吓醒了。不错，前些年，去南方旅游，的确是看过“升棺”表演的，可当时棺木并没有从空中掉下来呀！梦见棺木掉下来了，而且，死尸是他的脸，可把他吓得可不轻。他从床上爬起来，提上裤子，就去银行提款了。该烧香的烧香，该拜佛的拜佛，见庙就磕头，心里才渐渐平静下来。

他就是这样落下来毛病的。他常常对着冷月叹息：当官真危险啊！当官，是最有风险的职业！当然，这样的感叹，也只是说给自己听的，是不能对外人说的，说了人家也不信，人家反而会骂他作秀，骂他腐败！

让他想不到的是，他正在梯子上爬着，日复一日地爬着，饶有兴趣地爬着，却忽然间“软着陆”了。上边下来了“一刀切”的政策，他这个年龄线的人，像割韭菜一样，全被割下来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谁不想多坐一小会儿呢！他心里真不平衡啊，可又有什么法子呢？！

从梯子上下来后，虽然意犹未尽，他还是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了。其实，他和普通老百姓是不一样的，他还吃着一份俸禄呢，衣食无忧。他每天上街闲转，看见一片树叶落了，也会发出一声冷笑。这天，转来转去，他转到了一家装饰公司的门前。有几个工人正在忙着。让他眼前一亮的是，他看见了一架梯子！

他简直高兴死了，弯下身去，爬开了梯子。

几个工人都笑他：“这个人，神经了，梯子在地上躺着呢，爬什么爬？”

他听见了工人們的談笑。於是，直起了身子，愣愣地看着躺在地上的梯子。

他在心里狠狠地骂：“妈的，梯子本来就是地上躺着的，我却爬了几十年！这几十年，我一直在地上爬着！”

生词

- | | |
|----------------------|---|
| 1. 粉身碎骨 fěنشēnsuìgǔ | avoir le corps pulvérisé et les os brisés |
| 2. 心惊肉跳 | 非常害怕 |
| 3. 揣 chuāi | 抱在怀里 |
| 4. 踹 chuài | donner un coup de pied à |
| 5. 逞能 chěng | faire montre de son talent |
| 6. 琢磨 zhuómó | 想, 思考, 考虑 |
| 7. 杠头 gāng | 喜欢吵架的人。 |
| 8. 闷不唧 jī | 不爱说话的人。 |
| 9. 蔫 niān | fané, fréttri |
| 10. 掐 qiā | saisir entre ses mains ou ses doigts |
| 11. 隔三差五 gé | 每三天或每五天, 经常 |
| 12. 捞 lāo | repêcher |
| 13. 锯 jù | scier, scie |
| 14. 消防 xiāofáng | prévention contre l'incendie |
| 15. 坎坷 kǎnkě | (路) 不平; (生活) 很困难 |
| 16. 荒诞 huāngdàn | absurde, fantastique |
| 17. 棺 guān | cercueil |
| 18. 峭壁 qiàobì | falaise, escarpement |
| 19. 穴 xué | grotte, caverne |
| 20. 磕头 kē | frapper lo sol du front, se prosterner |
| 21. 腐败 fǔbài | corrompu, corruption |
| 22. 饶有兴趣 ráo | plein d'esprit et d'humour |
| 23. 韭菜 jiǔcài | ciboulette chinoise |
| 24. 意犹未尽 yìyóuwèijìn | 没有尽兴, 没有玩够, 还想继续 |
| 25. 俸禄 fènglù | salaire d'un mandarin |

固定用语

1. 成语：粉身碎骨，心惊肉跳，大汗淋漓，隔三差五，一落千丈，飘忽不定，在所难免，千古奇绝，兴致勃勃，日复一日，饶有兴趣，意犹未尽，衣食无忧，转来转去
2. 谚语：铜头钢脸铁脖子，半男半女阴阳货，冒酸水，跟屁虫，软着陆，一刀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谢志强（1954 - ）

浙江人。微型小说作家，已发表一千多篇微型小说。



半支蜡烛

那天出差，我来到北方一个陌生的小城市，投宿在一家普通的旅馆。进进出出的，都是陌生面孔。

房间内有三个床位。入晚，仍是我一人；我担心着随时可能闯进一个陌生人来。我看着电视，荧屏一闪一闪换着人物，很频繁。我略为轻松了。蓦然，荧屏内热热闹闹的人群没了影儿，室内一片漆黑，像隆重的舞会一下断了电。楼外的灯光也消逝了。整幢楼传出惊愕的呼叫。

我摸近写字台，拉开抽屉，捏住了空荡荡的抽屉一隅的半截蜡烛。这是我进入这个房间时，无意中发现的秘密。

半支蜡烛，很细很圆，也很凉，它躺了不知多久，几乎被遗忘了，连服务员清理房间时也忽视了它的存在。我捏着它。我没有火柴，捏着蜡烛，走出房门，能看到长长的走廊尽头一扇窗口外边朦胧的夜色。走廊内一片混乱，开门声、脚步声、召唤声。显然，大家都没料到断电。

于是，我想，迎面闪过一个身影。我说：有没有火柴？她说没有。她一开口，我才知道是个女性，声音使我想到了山泉。她喊服务员，声音包含着恐慌。我说我有蜡烛。她便朝走廊内毫无目标地喊，谁有火柴打火机，点个亮。她仿佛向人间呼吁。

我继续试探着朝走廊尽头的窗口方向走。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突然降临的黑暗。

数步远，猛然跳出一朵火苗，像茫茫戈壁的暗夜中遥远处闪现出一堆篝火。他说快点快点。一个中年男子粗犷的喉音。

我赶上前，蜡烛的顶端棉芯接触了打火机的火苗，像恋人美好深情的吻。蜡烛的火苗陶醉般地摇摇晃晃，渐渐明亮起来，欢跃起来。它的光亮映出其他两张绽开了微笑的脸，接着，又惊喜地围过来几张陌生的脸，都笑着。我看着他们并不陌生的陌生的脸，我也笑了。我没急于返回房间。这亮光属于众人，我不能独自享用。

她说：你倒有经验，出差还备着这玩意儿。

我说：我在抽屉里发现的——我可没先见之明。现在出差到哪里会没有电灯呢？在城市，蜡烛已成稀罕物了。

我持着蜡烛，缓缓地走过一扇一扇敞开的门——迎接光明的门，我十分乐意地接受里边的旅客偶尔提出借个光的要求。他们是在寻觅断电的瞬间失却或遗落的物件；找着了那物件，像重逢一样的欢欣，简直显出孩童的纯真。

我的心房也随着烛光一亮一亮闪动。这个旅馆这座城市不再陌生和恐惧——一个人进入一个陌生地难免生出的感觉。

经过一扇一扇敞开的门，我到达了房间门口。又是意外，霍然灯火通明，荧屏又出现一个彩色的世界。走廊传来惊喜的声音，接着，传来纷纷“砰砰”关闭房门的响声。我也关上了房门。

生词

陌生 mò	不熟悉，不认识。
投宿 tóusù	chercher un gîte pour la nuit
荧屏 yíngpíng	écran
频繁 pínfán	经常，很多。
蓦然 mòrán	突然。
惊愕 jīng'è	非常吃惊。
隅 yú	角
走廊 láng	couloir
恐慌 kǒnghuāng	慌张，惊慌，害怕。
戈壁 gēbì	désert de Gobi
篝火 gōuhuǒ	feu de camp, feu de joie
粗犷 cūguǎng	énergique, expansif et ouvert
陶醉 táozuì	enchanter, ravir
先见之明	
稀罕 xīhǎn	少见，珍贵。
寻觅 xúnmì	寻找。
瞬间 shùnjiān	极短的时间。
遗落 yíluò	丢失。

白旭初（1941 - ）

湖南人。微型小说作家。被誉为“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百家之一”。



农民父亲

旺老倌的儿子回来了。

儿子在城里当局长。和儿子同来的还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秘书，一个是办公室主任。

儿子说：爹，稻要几天才能割完？旺老倌说：三天。儿子指指秘书和办公室主任，说：加上我们三人，一天就能割完——双休日，我们特地来帮忙的。

上个月，旺老倌答应割了稻就进城跟儿子过。儿子说请人割吧，旺老倌说什么也不肯，说这是最后一次割稻了。

旺老倌的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守着乡下老房，太孤单。

儿子被唤醒时，屋里还黑咕隆冬的。

旺老倌把三顶草帽递给儿子，儿子看了看颜色灰暗的草帽，没接。旺老倌说：拿着，小心晒破头。儿子的手刚伸出又缩回去。旺老倌说：嫌脏？儿子指指秘书和办公室主任身边的编织袋，说：我们有。旺老倌生气地一扬手，三顶草帽飞到角落里。

太阳悬在无一丝云的空中，没有风。目不转睛的话，可以隐约看见地面上蒸腾着的缕缕热焰。

儿子才割了五六米远就气喘吁吁了，他直起腰，发现父亲已把他拉下十多米远。他扭头看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他俩早已满脸汗水直起腰，摘下宽边白色太阳帽使劲扇风。儿子就说：歇歇吧。又大声喊：爹，快过来喝口水！旺老倌仍撅着屁股挥舞着镰刀，头也没抬。

旺老倌一直割完半块田才来到大榕树下。儿子急忙从编织袋里拿出一瓶矿泉水，旋开盖子递过去。旺老倌没接，他用汗味很重的毛巾擦了脸和脖子，然后从陶罐里倒出一碗大叶茶，一口气喝光后说：你那水好喝些？儿子说：好喝，不是普通的水，三块多一瓶。旺老倌咕咚：粮食比水贱。

儿子听父亲说话很冲，没敢再开口，默坐了一会，又挪回到秘书和办公室主任身边，说：这稻今天只怕割不完。

秘书赶忙说：局长您放心，等会我们努力干。

儿子说：只怪我爹脾气倔，几亩田，请几个民工一天就割完了，他偏不答应。

办公室主任赶紧说：局长，没关系，你爸爸都能干，我们……

儿子压低嗓门说：你能和他比？他干了一辈子，干惯了……儿子还要说下去，忽听父亲重重地干咳了一声，忙刹住话头。

旺老倌立起身，戴上草帽。秘书和办公室主任跟着站起来。儿子说：别忙，涂了防晒霜没有？秘书和办公室主任回答说：涂了。儿子又说：再多涂点，小心晒伤！嘴里要多含些人丹，小心中暑……啊，爹，您要人丹吗？

旺老倌把一只飞到脚边的蚱蜢狠狠踢了一脚，头也不回，大声说：城里人才是人！

秘书悄悄说：局长，您爹好像不高兴。

儿子说：没事，他就是这脾气，有口无心。

夜已经很深了。儿子躺在又闷又热的蚊帐里，睡了不到半个时辰就醒了。听见咳嗽声，才知道父亲还在门外纳凉。儿子走出门，说：爹，还不睡？旺老倌闷闷地说：睡不着。儿子说：爹，晒谷、交粮的事您别担心，我跟隔壁的根叔说好了……明天上午割完稻，下午我们就可以进城。

旺老倌扬起手中的蒲扇，指着儿子，说：要他替我干？我自己干不好？儿子听出父亲话里有话，急了，说：爹，您这是……

旺老倌粗声粗气地说：我，我命贱！

黑暗中，儿子看不清爹脸上的表情，听口气，火气很大。

儿子的心里陡地有些发凉。

生词

稻 dào	水稻，大米。
孤单 gūdān	孤独，寂寞，一个人。
黑咕隆咚 hēigūlōngdōng	非常黑。
嫌 xián	抱怨，认为不好。
悬 xuán	吊
撅 juē	relever 撅着尾巴，撅着屁股
镰刀 liándāo	faucille
咕哝 gūnóng	低声说话。marmotter
贱 jiàn	不高贵，不值钱。
挪 nuó	小面积地移动。
倔 juè	倔强，要强。
防晒霜 Fángshàishuāng	crème solaire
人丹 dān	一种中药。
中暑 shǔ	被太阳晒得生病了。
蚱蜢 zhàměng	sauterelle
陡地	突然。

短篇小说部分

余华（1960 - ）

浙江人。中国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其小说多次在国外获奖，被翻译成十几种外语。代表作有《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世事如烟》、《兄弟》、《第七天》等。



两个人的历史 (2012)

一

一九三零年八月，一个名叫谭博的男孩和一个名叫兰花的女孩，共同坐在阳光无法照耀的台阶上。他们的身后是一扇朱红的大门，门上的铜锁模拟了狮子的形状。作为少爷的谭博和作为女佣女儿的兰花，时常这样坐在一起。他们的身后总是飘扬着太太的嘟哝声，女佣在这重复的声响里来回走动。

两个孩子坐在一起悄悄谈论着他们的梦。

谭博时常在梦中为尿所折磨。他在梦为他布置的场景里四处寻找便桶。他在自己朝南的厢房里焦急不安。现实里安放在床前的便桶在梦里不翼而飞。无休止的寻找使梦中的谭博痛苦不堪。然后他来到了大街上，在人力车来回跑动的大街上，乞丐们在他身旁走过。终于无法忍受的谭博，将尿撒向了大街。

此后的情景是梦的消失。即将进入黎明的天空在窗户上一片灰暗。梦中的大街事实上由木床扮演。谭博醒来时感受到了身下的被褥有一片散发热气的潮湿。这一切终结之后，场景迅速地完成了一次更换。那时候男孩睁着迷茫的双眼，十分艰难地重温了一次刚才梦中的情景，最后他的意识进入了清晰。于是尿床的事实使他羞愧不已。在窗户的白色开始明显起来时，他重又闭上了双眼，随即沉沉睡去。

“你呢？”

男孩的询问充满热情，显然他希望女孩也拥有同样的梦中经历。

然而女孩面对这样的询问却表现了极大的害臊，双手捂住眼睛是一般女孩惯用的动作。

“你是不是也这样？”

男孩继续问。

他们的眼前是一条幽深的胡同，两旁的高墙由青砖砌成。并不久远的岁月已使砖缝里生长出羞羞答答的青草，风使它们悄然摆动。

“你说。”

男孩开始咄咄逼人。

女孩羞得满脸通红，她低下头叙述了与他近似的梦中情景。她在梦中同样为尿所折磨，同样四处寻找便桶。

“你也将尿撒在街上？”

男孩十分兴奋。然而女孩摇摇头，她告诉他她最后总会找到便桶。

这个不同之处使男孩羞愧不已。他抬起头望着高墙上的天空，他看到了飘浮的云彩，阳光在墙的最上方显得一片灿烂。

他想：她为什么总能找到便桶，而他却永远也无法找到？

这个想法使他内心燃起了嫉妒之火。

后来他又问：“醒来时是不是被褥湿了？”

女孩点点头。

结局还是一样。

二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岁的谭博已经不再和十六岁的兰花坐在门前的石阶上。那时候谭博穿着黑色的学生装，手里拿着鲁迅的小说和胡适的诗。他在院里进出时，总是精神抖擞。而兰花则继承了母业，她穿着碎花褂子在太太的唠叨声里来回走动。

偶尔的交谈还是应该有的。

谭博十七岁的身躯里青春激荡，他有时会突然拦住兰花，眉飞色舞地向她宣讲一些进步的道理。那时候兰花总是低头不语，毕竟已不是两小

无猜的时候，或者兰花开始重视起谭博的少爷地位。然而沉浸在平等互爱精神里的谭博，很难意识到这种距离正在悄悄成立。

在这年十一月的最后一天里，兰花与往常一样用抹布擦洗着那些朱红色的家具。谭博坐在窗前阅读泰戈尔有关飞鸟的诗句。兰花擦着家具时尽力消灭声响，她偶尔朝谭博望去的眼神有些抖动。她希望现存的宁静不会遭受破坏，然而阅读总会带来疲倦，当谭博合上书，他必然要说话了。

在他十七岁的日子里，他几乎常常梦见自己坐上了一艘海轮，在浪涛里颠簸不止。一种渴望出门的欲望在他清醒的时候也异常强烈。

现在他开始向她叙述自己近来时常在梦中出现的躁动不安。

“我想去延安。”他告诉她。

她迷茫地望着他，显而易见，延安二字带给她的只能是一片空白。

他并不打算让她更多地明白一些什么，他现在需要知道的是她近来梦中的情景。这个习惯是从一九三零年八月延伸过来的。

她重现了一九三零年的害臊。然后她告诉他近来她也有类似的梦，不同的是她没有置身海轮中，而是坐在了由四人抬起的轿子里，她脚上穿着颜色漂亮的布鞋。轿子在城内各条街道上走过。

他听完微微一笑，说：“你的梦和我的梦不一样。”

他继续说：“你是想着要出嫁。”

那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他们居住的城市。

三

一九五零年四月，作为解放军某文工团团长的谭博，腰间系着皮带，腿上打着绑腿，回到了他的一别就是十年的家中。此刻全国已经解放，谭博在转业之前回家探视。

那时候兰花依然居住在他的家中，只是不再是他母亲的女佣，开始独立地享受起自己的生活。

谭博家中的两间房屋已划给兰花所拥有。谭博英姿勃发走入家中的情景，给兰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兰花已经儿女成堆，她已经丧失了昔日的苗条，粗壮的腰扭动时抹杀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

在此之前，兰花曾梦见谭博回家的情景，居然和现实中的谭博回来一模一样。因此在某一日中午，当兰花的丈夫出门之后，兰花告诉了谭博她梦中的情景。

“你就是这样回来的。”

兰花说。兰花不再如过去那样羞羞答答，毕竟已是儿女成堆的母亲了。她在叙说梦中的情景时，丝毫没有含情脉脉的意思，仿佛在叙说一只碗放在厨房的地上，语气十分平常。

谭博听后又回想起了他在回家路上的某个梦。梦中有兰花出现，但兰华依然是少女时期的形象。

“我也梦见过你。”谭博说。

他看到此刻变得十分粗壮的兰花，不愿费舌去叙说她昔日的美丽。有关兰花的梦，在谭博那里将永远地销声匿迹。

四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垂头丧气的谭博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回到家中。母亲已经去世，他是来料理后事的。

此刻兰花的儿女基本上已经长大成人，兰花依然如过去那样没有职业。当谭博走入家中时，兰花正在洗塑料布，以此挣钱糊口。

谭博身穿破烂的黑棉袄在兰花身旁经过时，略略站住了一会儿，向兰花胆战心惊地笑了笑。

兰花看到他后轻轻“哦”了一声。

于是他才放心地朝自己屋内走去。过了一会儿，兰花敲响了他的屋门，然后问他：“有什么事需要我？”

谭博看着屋内还算整齐的摆设，不知该说些什么。

母亲去世的消息是兰花设法通知他的。

这一次，两人无梦可谈。

五

一九八五年十月，已经离休回家的谭博，终日坐在院内晒着太阳。还是秋天的时候，他就怕冷了。

兰花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可她依然十分健壮。现在是一堆孙儿孙女围困她了，她在他们之间长久周旋，丝毫不觉疲倦。同时在屋里进进出出，干着家务活。

后来她将一盆衣服搬到水泥板上，开始洗刷衣服。

谭博眯缝着眼睛，看着她的手臂如何有力地摆动。在一片“唰唰”声里，他忧心忡忡地告诉兰花：

他近来时常梦见自己走在桥上时，桥突然塌了；走在房屋旁时，上面的瓦片奔他脑袋飞来。

兰花听了没有作声，依然洗着衣服。

谭博问：“你有这样的梦吗？”

“我没有。”

兰花摇摇头。

生词

照耀 zhàoyào
 朱红 zhū
 嘟哝 dūnong
 折磨 zhémó
 焦急不安 jiāo
 不翼而飞 yì
 无休止 zhǐ
 堪 kān
 乞丐 qǐgài
 被褥 rù
 迷茫 mí máng
 羞愧不已 xiūkuibùyǐ
 害臊 hàisào
 砌 qiè
 羞羞答答 xiūxiūdādá
 咄咄逼人 duōduōbīrén
 撒 sā
 飘浮 piāofú
 灿烂 cànlàn
 嫉妒 jídù
 精神抖擞 jīngshén dǒusǒu
 唠叨 láodāo
 偶尔 ǒu'ěr
 眉飞色舞 méi
 沉浸 chénjìn
 疲倦 píjuàn
 颠簸 diānbò
 渴望
 异常 yì
 躁动不安 zào
 延伸 yánshēn
 轿子 jiào
 占领 zhànlǐng
 文工团
 转业
 英姿勃发 yīngzībófā
 含情脉脉 hánqíngmàimài
 费舌 fèishé
 销声匿迹 xiāoshēngnìjì
 垂头丧气 chuítóusàngqì
 糊口 húkǒu
 胆战心惊 dǎnzhàn xīnjīng

照
 红
 低声说话
 让人痛苦。
 不安
 没有翅膀却飞走了。
 不停止
 忍受。痛苦不堪：痛苦得不能忍受。
 要饭的人。
 被子
 confus, perplexe
 害羞，后悔。
 害羞
 maçonner/élever (un mur), murer
 很害羞
 agressif, d'un air menaçant
 verser
 flotter
 发光
 妒忌 dùjì, jaloux
 很精神，精神很好。
 不停重复同样的话。
 有时
 transporté de joie 非常高兴
 immerger
 累
 摆动得很厉害。
 非常希望。
 不正常；非常。
 不安。
 继续
 palanquin
 occuper (un territoire)
 艺术团体
 从军队回到地方工作。
 très en forme
 amoureuxment
 花很长时间来说。
 完全消失。
 没有精神，没有希望。
 生活
 非常害怕。

白发苍苍 cāng
忧心忡忡 yōuxīnchōngchōng
塌 tā

头发全白了。
非常担心。
倒下来。

成语

焦急不安
不翼而飞
痛苦不堪
羞愧不已
咄咄逼人
精神抖擞
眉飞色舞
低头不语
两小无猜
颠簸不止
躁动不安
英姿勃发
一模一样
含情脉脉
销声匿迹
垂头丧气
胆战心惊
白发苍苍
忧心忡忡

思考题：

1. 作者如何通过两个人的历史瞬间来反映一个国家的历史长河？
2. 看电影《活着》。看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

王安忆（1954 - ）

上海人。母亲是著名作家茹志鹃。涉及小说、散文、儿童文学等体裁。代表作有《长恨歌》《小鲍庄》《启蒙时代》等。曾获茅盾文学奖（2000）、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2004）与法兰西艺术骑士勋章（2013）。现为复旦大学教授。



雨，沙沙沙

天，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等末班车的人们，纷纷退到临街的屋檐下。一个穿扮入时的姑娘没动弹，从小巧的手提包里取出一把折叠伞撑起来。路灯照着伞上的孔雀羽毛花样，看起来，像一只开屏的孔雀。雯雯也没动弹，只是用白色的长围巾把头包了起来。这显得有点土气，上海时髦的女孩子，有的已经在卷发上斜扣着绒线帽了。不过雯雯不在乎，泰然地站在“孔雀姑娘”身边，一点儿都不回避这鲜明的对比。一同从农村回上海的同学，都迅速地烫起头发，登上高跟鞋，见了雯雯就要说：“你太不爱漂亮了。”而雯雯就会立即反问：“谁说的？”她不承认。

远处亮起两盏黄色的车灯，公共汽车来了。躲雨的人走出了屋檐，候在马路边，“孔雀姑娘”也收起了“屏”。可雯雯却踌躇不决地退了两步，她似乎在犹豫，是否要上车。

汽车越来越近，车上的无线传话筒清楚地传来女售票员的报站声，那是一种浓浓的带着睡意的声音。人们急不可耐地向汽车迎去，又跟着还在缓缓行驶的车子走回来。其实车子很空，每个人都能上去。可在这深夜，想回家的心情变得十分急切。只有踏上了车子，回家才算有保证。雯雯不由自主也向车门跑了两步。一滴冰凉的雨点打在她脑门上，雯雯的脚步停住了。

“喂，上不上啊？”这声音显然是向雯雯嚷的，因为车站上只有她一个人了。雯雯醒悟过来，上前一步，提起脚刚要上车，又是一大滴雨水打在脑门上。这雨点很大，顺着她的鼻梁流了下来。是在下雨，和那晚的雨一样。雯雯收起脚往后退了。只听得“嗤——砰！”一声，车门关上开走了。“发痴！”是售票员不满的声音。在这寂静的雨夜，通过灵敏度极高的扬声器，就好像全世界都听见了，在雯雯心里引起了回声。

“发痴！我是发痴了？”雯雯文自己。一个人站在突然寂静了的马路上，想到要走七站路才能到家，而且夜要越来越深，雨会越来越大，问问不禁缩了下脖子。不过她又并不十分懊恼，她心里升起一个奇异的念头：也许他会出现在面前，披着雨衣，骑着自行车……他不是说：“只要你遇上难处，比如下雨，没车了，一定会有个人出现在你面前。”说完一登踏脚，自行车飞出去了。飞转的车轮钢条，在雨洗的马路上，映出两个耀眼的光圈。现在出现在面前的该是谁呢？除了他，雯雯想象不出别的形象。

雨点子很细很密，落在地上，响起轻轻的沙沙声。雯雯把围巾紧了紧，双手深深地插进外套口袋，沿着公共汽车开去的方向走着。两辆自行车从身后驶来，飞也似的驶去，一眨眼消失在蒙蒙的雨雾中。下着雨，人人都急着奔回去，可她——

“我是发痴了？”雯雯在心里又一次问自己，她放慢了脚步。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补救呢？算了，走吧！反正末班车开跑了，确实没办法了。是啊，没办法了，和上次一样。上次怎么会“脱班”的？啊，想起来了，是老艾和她说话呢，一下子扯晚了。老艾是雯雯他们的车间主任，同时又是个慈祥的老阿姨。她喜欢雯雯，雯雯的妈妈又特别信任老艾。人家说老艾赫雯雯有缘分。老艾给雯雯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姓严，是高考制度改革后入学的大学生。妈妈对雯雯说：“可以互相了解了解。”雯雯轻轻地说：“为什么要了解？”妈妈迟疑了一下说：“为了爱情。”雯雯更轻地说：“爱情不是这样的。”她总觉得这种有介绍人的恋爱有点滑稽，彼此做好起跑准备，只听见一声信号枪：接触——了解——结婚。唉，雯雯曾对爱情充满了多少美丽的幻想啊！哥哥说：“天边飞下一片白云，海上漂来一叶红帆，一位神奇的王子，向你伸出手——这就是你的爱情。”雯雯对着哥哥的挖苦，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牵动一下嘴角。她不知道爱情究竟是白云，还是红帆。但她肯定爱情比这些更美、更好。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天边。她相信那总是确实确实地存在着，在等待她。爱情，在她心中是一幅透明的画，一首无声的歌。这是至高无上的美，无边无际的美，又是不可缺少的美。假如没有它，这美被风吹日晒得渐渐褪了色。可是，那也决不是一声信号枪可以代替的。不是，啊，决不！雯雯坚决地摇摇手。

哥哥又说了：“天边飞下一片白云，海上漂来一叶红帆……”不等雯雯牵动嘴唇，他就加快速度，提高嗓门接着往下说：“船只进港，在吴淞口要受检查，来历不明进不来上海港。王子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布票白糖肥皂豆制品。现实点儿吧，雯雯！”这位七〇届海洋生物系大学生，学了一年专业，搞了四年“革命”，农场劳动一年后，分配在中学教音乐——一天晓得。现在，他常常发愁没有好海味来发挥他的烹调术，这也许他过去的爱好和专业，留下来的残余之残余了。

听了这一席话，妈妈重重地说了三个字：“神经病！”而雯雯“噗哧”一声笑了。笑了，但笑得无可奈何而辛酸，好像是在笑自己的过去。那位小严同志，看来也是个自尊的人，他没有死皮赖脸地来缠雯雯，这也博得了雯雯的好感。她真的犹豫了，然而她在犹豫的阶段停留得太久了。整整三个月，还没给人一个准信。那天晚上交接班时，老艾拉住雯雯在更

衣室里，说：“那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等她把此人生平叙述完后，雯雯跑出厂门直奔车站，可末班车“嘟”的一声跑了。天又下起雨来。……

和这会儿一样，开始是一滴一滴落在雯雯额头上，然后就细细绵绵地下个不停。那“沙沙沙”的声音，就像是有人悄声慢语地说话。

雯雯的额头湿了，滴下冰凉的一颗水珠。她伸出舌头接住水珠，继续向前走去。不知不觉，一个站头过去了。雯雯又问了自己一遍：“我是发痴了？”“不！”她很快就否定了。他说不定会来的，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在人差不多绝望了的时候。就像那天——

那天，雯雯朝着开跑的汽车叫了声：“等等！”随即就撒开腿追了。其实她很明白腿和汽车的速度悬殊，可她还是追了。这是她能做的惟一的努力，人总是不那么容易放弃希望。只要尚存一线，就要拼命地追啊追，尽管无望。一辆自行车赶过了她，但还被汽车抛远。而雯雯仍然追着，又叫了声“等等”！这声音在深夜听来，显得绝望而可怜。汽车越跑越远，而那辆自行车却转回了头。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这声“等等”是满可以认为在招呼他的。自行车一直驶到雯雯身边，停下了。

“不不，我不是叫你。”雯雯摇摇手，眼睛望着慢慢消失的汽车尾灯，又下意识地抬头看看滴滴嗒嗒沉着脸的天。

“坐我的车也可以的。”骑车人说。他披着雨披，雨帽遮去了上半个脸，但能感觉出这是个小伙子。

“坐你的车？”雯雯眼睛发亮了，可只闪烁了一下，她立刻警觉起来，这会不会是无聊的纠缠？她摇了摇头，“不！”

“不要紧，交警下班了。万一碰上，你看，我就这样（他举起左手），你赶快跳下车。”

他的误解和解释，雯雯倒喜欢，这使她放心了一点儿。可她还是摇摇头，头发梢上甩下几滴水珠子。雨下得不小，远远走七站路，确实是件要命的事。她不由回过头看了一眼自行车。

雨帽遮住他的眼睛，他没看见雯雯的犹豫不决，催促道：“快上车吧，雨大了。”是的，雨越下越大了，“沙沙沙”的声音几乎变成了“哗哗”。

“你不上？那我走了。”那人淡然地，说着就跨上了车。

“啊，等等。”雯雯急了。他这一走，这空荡荡的马路上，就只有她一个人，冒着雨，走七站路。她顾不上犹豫了，跑上去，果断地坐上了车后架。

他一登踏脚，车子冲出老远，雯雯身子一晃，伸手往前抓，但又赶紧缩回来抓车架。她忽然紧张起来，这是个什么人？他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哎呀，雯雯太冒失了，她不觉叫出声来：“你往哪儿去？”

这声音委实太响，而且太突然，吓得他哆嗦了一下。他就慢了速度说：“顺着汽车的路线，错了？”

没错，可他也未免太机灵了，这更加危险。

“对吗？”他转过头问，雨帽滑到脑袋后头了。

雯雯点点头，不吭声了。她看见了他的眼睛，很大很明亮，清清澈澈，好像一眼能望见底，雯雯的紧张情绪松弛了一点儿，但她仍然不能放心这个陌生人，尽管他有一双城市的眼睛。眼睛？哼，雯雯自嘲地微微耸耸肩。眼睛能说明什么？曾经有过一双好眼睛，可是……雯雯不由得叹息了一声。

小伙子奋力踏着车子，顶风，又增加一个人的负担，看来有点吃力。他身体前倾，宽宽的肩膀一上一下。而雯雯坐在这宽肩膀后头，倒避避雨了。雯雯抬起头，望着他的背影，脑子里老是缠绕着一个念头：他会不会有歹心？他完全可能拐进任何一条小路、小弄堂。马路上静悄悄，交警下班了，可是他一直顺着亮晃晃的汽车路线骑着，没有一点儿要拐进小胡同、拐进黑暗中去的意思。已经骑过三个站牌了，在骑过一个街心花园时，他忽然松开车把，满头满脸抹下一把雨水，一甩，不偏不倚正好甩在雯雯脸上。雯雯紧闭眼睛低下了头，心里有点暗暗好笑自己的多疑。

“你家住在哪儿？”小伙子发问。

啊，开始了，雯雯明白了，接下去就该问姓名，然后做出一见如故的样儿说：“认识认识吧！”哼！雯雯在心里冷笑了一声。这一套她见

过，过去那个人，进攻的方式要抒情得多，他第一句话是：“我好像见过你。”可后来呢！雯雯不无辛酸地合了合眼。

“你家在什么地方？该在哪儿停？”小伙子又问了。雯雯这才想起来这不是公共汽车，不是到站就停车的。但随便怎么也不能告诉他住址。她只说：“停在前面第三个站头上好了。”

小伙子不做声了。雨下得小了点儿，可却像扯不断的珠子。尽管有人家肩膀挡着，雯雯的外套仍然湿透了，头发直往下滴水。她干脆低下头闭起眼睛，任凭雨细细绵绵地侵袭。

“真好看！”小伙子轻轻地赞赏着。

什么好看？雯雯睁开眼睛，这是怎么啦？雨蒙蒙的天地变作橙黄色了，橙黄色的光渗透了人的心。雯雯感到一片温和的暖意，是不是在做梦？

“你看那路灯！”小伙子似乎听到雯雯心里的发问。啊，原来是路灯，这条马路上的路灯全是橙黄色的。“你喜欢吗？”

“谁能不喜欢呢？”雯雯真心地说。

“嗯，不喜欢的可多了，现在的人都爱钱。钱能买吃的，买穿的，多美啊！这灯光，摸不到，捞不着。可我就老是想，要是没有它，这马路会是什么样儿的呢？”说着他回头望了望雯雯。

“岂止是马路？”雯雯在心里说。这时她发现自行车停了下来，小伙子下了车。他快手快脚地解下雨披，没等雯雯明白过来，就将雨披抡出个扇形，披上了雯雯的肩。不知是小伙子看到落汤鸡似的雯雯冷得打战，还是这灯光的橙黄色使他温柔了。

“不要！不要！”雯雯抬手去扯雨披。只是这时的推辞中，已经没有戒备了，是真心感到过意不去。

“要的！要的！我身体棒，雨一落到身上，马上就烤干。你瞧，都在冒烟呢！”真的，他的脑袋腾起一缕热气，“你家离站头有多远？”

雯雯不假思索地告诉了他，几条马路，几弄几号几楼，统统告诉了他。在这么一个橙黄色的温存的世界里，一切戒备都是多余的。

“你看前边。”小伙子压低声音说，好像怕惊扰一个美好的梦似的。

前边，是一个蓝色的世界。那条马路上的路灯，全市天蓝色的。“我每天晚上走过这里，总是要放慢车速。你呢？”

“我都挤在汽车里，没有注意过。”雯雯老老实实地说，心里不觉有点遗憾。

“以后你就不会放过它了。”小伙子安慰雯雯。

车子骑得很慢，显出不胜依依。可是，这路毕竟只有一段，不一会儿就过去了。从这天蓝色中走出，忽然感到暗了许多，冷了许多。夜更深了，更静了，而那已经克服了的戒心和疑惧悄悄地上了心头。好在，前边就是雯雯的家了。车子缓缓地停稳了，雯雯下了车，跳进门廊，动手就解开雨披，交给了小伙子，说：“多亏了你，谢谢！”到了家，她心里踏实了，轻松了，不由也活泼起来。

小伙子系着雨披，尽管一身湿透，但仍然兴致勃勃：“谢什么？不碰上我，碰上别人也一样。”

“真的！”小伙子认真地说，“我在农村插队时，有一次骑车上公社领招工表。到了公社才知道，名额被别人顶了。气得我呀，回去时，从坝子上连人带车滚了下来，腿折了，不能动！十里八里也没个庄子，不见个人，我干脆闭上眼睛，随便吧！忽然，贴着地面的耳朵听见远远走来的脚步声。我想看看这人的模样，可眼睛睁不开。只感觉到他在我腿上放了一株草，一定是灵芝草。我一股劲就站起来了。”

“是个梦。”雯雯忍不住插嘴了，她听出了神。

“是个梦，不过这梦真灵。不一会儿，来了一伙割猪草的小孩，硬把我抬到了公社医院。”

“真的。只要你遇上难处，比如下雨，没车了，一定会有个人出现在你面前。”他说完，一登车子，头也不回地消失了。

……走过第二个站牌了，并没有人出现在面前。雯雯不由停下了脚步，朝四下望了望，她发现自己太傻气了，也许那小伙子只不过是随便说说，她怎么当真了。他的话固然挺动人，可是雯雯在十来年的生活中失去的信念，难道会被这陌生人的一席话唤回？谁又知道他这些话是真的还是编的。雯雯责备自己怎么又被这些话迷惑住，她早该觉悟了。当那白云红帆送来的人对她说“我们不合适”的时候，她就该醒悟了。

白云红帆送来的人啊！不知是从天边，还是海上来的。他毡子满地的碎玻璃片上，阳光照在玻璃上，将五光十色折射到他身上……

那是“复课闹革命”的时候，雯雯背起久违的书包，高高兴兴来到学校。而学校刚结束了一夜的武斗，教学大楼上一扇扇没有玻璃的窗口，像失去了眼球的眼睛。雯雯拎着书包，踩着碎玻璃慢慢向校门走去。

这时，她看见了他。他没戴红袖章，也拎了个书包。他在等什么？是在等雯雯？不知道。当雯雯走过他身边时，他也转身随着雯雯一起走出了校门。他忽然说话了：

“我好像见过你。”

“一个学校嘛！”雯雯淡淡地说。

“不是在学校里见的。”他又说。

雯雯困惑了，停住了脚步。

“在什么地方呢？”他认真地想着。

雯雯困惑之极，却恍惚觉得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见过。

“在梦里。”他嘴唇动了一下。不知确实说了，还是雯雯在想。反正，雯雯微笑了。

他们认识了，相爱了。他们不用语言来相互了解，他们用眼睛。那是双什么样的眼睛啊！真诚、深邃，包含着多多少少……透明的画，有了色彩；无声的歌，有了旋律。雯雯全身心地投入了这爱情，她是沉醉的，忘记一切的。忘记了自身的存在，忘记了时间的存在。可时间在走，一届

届的中学生，莫名其妙地毕业了。他焦躁不安，当接到工矿通知后，又欣喜若狂。雯雯也高兴，是因为他不再焦愁。

很快就轮到雯雯分配了，一片红，全部插队。雯雯有点难过，因为要和他分两地。坚贞的爱情本来能弥补不幸的，可是他却说：“我们不合适。”这真是雯雯万万没想到的。爱情，就被一个户口问题、生计问题砸得个粉碎。这未免太脆弱了。可却是千真万确、实实在在的，比那白云红帆都要确实得多。雯雯哭都来不及，就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心中那画呀、歌呀，全没了，只剩下一片荒漠。可是，不知什么时候起，这荒漠逐渐变成了沃土，是因为那场春雨的滋润吗？

自从那场春雨过后，雯雯晚上出门前，总先跑到阳台上往下看；下中班回家，离这儿有十几步远时，也总停下往这边瞧瞧。生怕哪棵树影里、哪个拐角上，会闪出那人，一脸恳切钟情的样儿：“我们又见面了！”现在的人可狡猾了。他们付出，就是为了加倍地捞回。那双眼睛，看上去倒是十分磊落，可谁敢保证？

不过，那人并没有露面。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一直没有露面。雯雯慢慢地放松了戒备，可她还是常常从阳台上往下望。或许这成了习惯，然而，在这习惯中，还包含着一点，一点期待。为什么？不知道，或许就因为他不再露面。雯雯开始想起他们的分手，分手前的几句话……在她的思绪回溯中，那紧张和戒备，全都无影无踪。照耀始终的是那橙黄和天蓝的灯光。

.....

透过乌蒙蒙的雨雾，雯雯看见了第四个站牌。雨停了，“沙沙沙”的窃语声悄然消失，屋檐上偶尔滑下一颗水珠溅在地上。雯雯轻轻地叹了口气，从头上放下围巾，然而心中又冉冉地升起了希望：也许他预料到今天这场雨不会下大，不会下久。也许是下一次，下一次，真正是下雨的时候，真正是碰上难处的时候……唉，连雯雯自己都不能解释。这希望，怎么会是这样不灭不绝的。这只是自己一个美丽的幻想，而她却是怎样地信任这个幻想啊！她把任信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

那个星期天，雯雯对难得上门的小严同志说：“我有朋友了。”小严走了，不难过也不动气。这人倒实在，不虚假。只要不装，他们的分手本不会有难过或动气。他刚走，在厨房炒鱼片的哥哥就冲进房间，说：“雯雯你疯了！你哪来的朋友？”

雯雯不耐烦地说：“给你说有了，就有了嘛！”

妈妈温和地劝雯雯：“老艾对你们双方都了解。这样认识的朋友比较可靠。”

“我有了！”雯雯抬高了声音说。她又想起在那橙黄的灯光下，小伙子说：“这灯光，摸不到，捞不着。”

“啊，我知道了。在那天边，在那海上……”

雯雯忽然发火了，怒气冲冲地打断了哥哥的话：“我说你倒该回到海上去。你曾经做过多少海的梦，现在它们都到哪儿去了？哪儿去了？油锅里去了！”

哥哥被妹妹的抢白呛住了，张大着嘴说不出话来。他在毛绒衣外头系了条嫂嫂的花围裙，样子很可笑。可他只愣了一小会儿：“这就是生活，生活！而你是青天白日做大梦！”他走到妹妹面前，伸手抱住雯雯的肩膀，恳切地说：“你不能为那朦胧缥缈的幻想耽误了生活，你已经付出过代价了。”

雯雯挣开哥哥的双手，转过身子，将脸贴在阳台的落地窗上，她的眼睛下意识地是在阳台下的树影中寻找着。

……

几架自行车载着邓丽君软软的歌声和一阵笑话，从身后驶来。小伙子的车后架上各带了一位姑娘，也许是刚结束舞会。人去了好远，还留给寂静的马路一缕歌声：“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雯雯重重地摇摇头，湿漉漉的短辫子打在腮帮上。不知什么时候，细雨又悄无声息地下起来了。生活中是有很多乐趣，一定也包括着梦想的权利。雯雯别的都不要，只要它。尽管她为它痛苦过，可她还是要，执意地要。如果没有它，生活会是怎么样的……而她隐隐地但却始终地相信，梦会实现。就像前面那橙黄色的灯。看上去，朦朦胧胧、不可捉摸，就好像是很远很远的一个幻影。然而它确实存在着，闪着亮，发着光，把黑沉沉的夜，照成美丽的橙黄色，等人走过去，就投下长长的影子。假如没有

它，世界会成什么样？假如没有那些对事业的追求，对爱情的梦想，对人与人友爱相帮的向往，生活又会成什么样？

雯雯在这柔和亲切的橙黄色中走着，她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心里充满了期待。他会来吗？也许会，他说：“只要你遇上难处，比如下雨，没车了，一定会有个人出现在你面前。”

“你是谁？”雯雯在心里响亮地问道。

“我是我。”他微笑着。

“你是梦吗？”

“梦会实现的。”

前边那天蓝色的世界，真像披上了一层薄纱，显得十分纯洁而宁静。雯雯微笑着走进去了。

雨，绵绵密密地下着，发出“沙沙沙”的悄声慢语。雨水把路洗得又干净又亮堂，使得这个天蓝色和“沙沙沙”组成的世界明亮了。

生词

- | | |
|----------------------|--|
| 1. 淅淅沥沥 xīxīlìlì | 下小雨的声音。 |
| 2. 屋檐 wūyán | 屋顶的前面。 |
| 3. 动弹 dòngtán | 动 |
| 4. 折叠 zhédié | plier |
| 5. 撑 chēng | tenir (un parapluie) |
| 6. 孔雀 kǒngquè | paon |
| 7. 开屏 kāipíng | faire la roue 孔雀开屏 |
| 8. 绒 róng | laine, duvet |
| 9. 踌躇不决 chóuchúbùjué | 很犹豫 |
| 10. 急不可耐 | 很急，没有耐心。 |
| 11. 缩 suō | 收缩，缩小，缩短 contracter, retirer, rétrécir |
| 12. 懊恼 àonǎo | 烦恼 |
| 13. 圈 quān | 圆圈 cercle |
| 14. 驶 shǐ 驾驶 jià shǐ | 开车 |
| 15. 慈祥 cíxiáng | bienveillant |
| 16. 滑稽 huájī | comique, humouristique |
| 17. 信号 | signal |

18. 肥皂 féizào	savon
19. 烹调 pēngtiáo	做饭的艺术
20. 死皮赖脸 sǐpílàiliǎn	éhonté, sans vergogne
21. 悬殊 xuánshū	完全不同, 区别很大
22. 纠缠 jiūchán	s'emmêler ; inportuner
23. 冒失 màoshī	inconsidéré, imprudent
24. 委实 wěishí	确实, 真的
25. 缠绕 chánrào	tourmenter
26. 甩 shuǎi	balancer, lancer
27. 不偏不倚 yǐ	ne pencher ni d'un côté ni de l'autre, impatiale
28. 一见如故	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
29. 辛酸 xīnsuān	amer, souffrant
30. 侵袭 qīnxí	envahir, attaquer par surprise
31. 岂止 qǐzhǐ	est-ce que c'est seulement... ?
32. 戒备 jièbèi	prendre des précautions, en alerte
33. 不假思索 bùjiǎsīsuǒ	不用思考地做某事。
34. 插队	aller s'établir à la campagne (1966-1976)
35. 硬	vouloir à tout prix
36. 袖章 xiùzhāng	brassard
37. 恍惚 huǎnghū	troublé (vision ou esprit)
38. 旋律 xuánlǜ	mélodie
39. 沃土 wò	terre/sol fertile
40. 磊落 lěiluò	franc, droit, ouvert
41. 回溯 huísù	回想, 回忆
42. 窃 qiè	偷, 偷偷地
43. 冉冉 rǎnrǎn	慢慢地
44. 呛 qiāng	suffoquer
45. 腮帮 sāibāng	脸颊 la joue